

毛

詩

後

箋

毛詩後箋卷二十五

涇 胡承珙

大雅蕩之什

蕩

序云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徐位山管城碩記曰張耒明道襟志謂令人作文稱亂世曰板蕩此二詩篇名也板爲不治則可蕩則詩云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豈亂意乎大師舉篇首一字名篇耳小序言蕩蕩無綱紀文章非其本意案小序言蕩蕩無綱紀乃謂厲王無道非謂上帝也後漢楊賜

傳曰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戒唐太宗賜蕭瑀詩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謂蕩無亂意可乎承琪案後漢書董卓傳論亦云板蕩之篇於焉而極歐蘇訓蕩蕩爲廣大稽古編謂其不知詩蕩字當作悛說文狂放字作悛亦作悛法度廢壞正狂放義也總之詩以蕩名篇則蕩蕩上帝斷非美辭自不得訓爲廣大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傳上帝以託君王也辟君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傳疾病人矣威罪人矣案後儒以兩上帝皆指天言而天不可謂之疾威故以爲首四句設爲怨天之辭下四句所以解之承琪案說苑至公篇云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夫公生明偏生暗端慝生達詐偽
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也而禹桀
之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此足明
詩稱蕩蕩與洪範之蕩蕩不同而傳以上帝託言君王其
義諦矣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傳諶誠也箋云
烝衆鮮寡克能也天之生此衆民其教道之非當以誠信
使之忠厚乎今則不然民始皆庶幾於善道後更化於惡
俗承珙案後儒釋詩者或以有初鮮終指厲王而言或并
指厲王之臣皆與天生烝民語意不合韓詩外傳繭之性

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
雛弗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
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
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使之然
也此釋詩與箋說合

會是彊禦正義曰會者謂何會如此今人之語猶然承琪
案會猶乃也孟子爾何會比子於管仲趙注何會猶何乃
也據此疏所云是唐初人猶謂何乃爲何會若近世以何
會爲何嘗則詞意正與何乃相反非古訓矣

詳見段注說文王氏釋詞

會是培克傳培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正義曰自伐解培好

勝解克定本培作倍倍卽培也倍者不自量度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說文培把也段注云史漢皆言培視得鼎師古曰培手把土也把音蒲巴反其字从木卽今俗之刨字也詩正義謂己兼倍於人而自矜伐似定本作倍爲是矣然孟子書亦云培克趙注但云不良也知詩本不作倍毛意培爲倍之假借字耳承珙案釋文培克蒲侯反聚斂也此蓋讀培同攄說文攄引取也引取者聚斂之意然於克字無涉顏注漢書敘傳以培克爲好聚斂克害之人則似兩字分爲二義不知此等皆見成稱目雖非雙聲疊韻亦必二字爲一意如土文彊禦合之則禦亦是彊分之則

其彊足以禦善仍一義也此解雖以自伐解措好勝解克然合之只是好勝之意李解引王氏謂措斂好勝之人孟子音義以爲深克股民大人皆非是

流言以對傳對遂也箋云女執事之臣宜用善人反任彊禦衆懟爲惡者皆流言謗毀賢者王若問之則又以對承琪案傳訓對爲遂遂者進也謂彊禦多懟之人爲毀賢之流言以進於王也

互詳兩無正

鄭箋王若問之則又以對乃申

毛非易毛也正義述毛則謂任用彊禦之人爲流言以遂成其惡事似以以對總上二句言使彊禦流言者得遂其惡然經文以對祇承流言則對自當爲對荅之對傳箋同

義不得如疏所云也

侯作侯祝傳作祝詛也段氏詩經小學曰作祝詛也四字一句言侯作侯祝者謂作祝詛之事也詛是祝之類故兼云詛經文三字不成句故作字之下益侯字以成之詩中如此句法甚多如迺慰迺止箋云乃安隱其居迺宣迺畝箋云時耕曰宣乃時耕其田畝爰始爰謀箋云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己者謀陸孔以毛傳作字爲逗祝詛也爲句大誤承琪案段說是也毛果讀作爲詛則云作詛也足矣何得以祝詛連言殊無文義使箋亦從毛以作爲詛字則當云詛祝何以云日祝詛求其凶咎乎經中如小雅吉日之

既伯既禱傳云伯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是傳意謂既伯而禱也節南山之式夷式已傳云式用夷平也用平則已此毛傳讀經之例尤足與此篇相證者也

女魚休于中國傳魚休猶彭亨也箋云魚休自矜氣健之貌稽古編曰易釋文引干寶注云彭亨驕滿貌玉篇廣韻彭亨作澎停注云自強也意皆同鄭段氏詩經小學曰魚休之言狍鴉也山海經鈎吾之山有獸焉名曰狍鴉是倉人郭注爲物貪恠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饜饜是也承琪案文選魏都賦吞滅咆休劉淵林注咆休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詩曰咆休于中國據此知詩魚休當爲咆哮之借說

文咆嗥也哮豕驚聲也哮古通號號常武關如號虎風俗
通作哮虎說文號虎鳴也一曰師子哮虎聲也从口虎讀
若鬻廣韻咆號熊虎聲通俗文虎聲謂之哮然則咆哮者
嗥鳴作健之意劉注卽用鄭箋傳彭亨者魚休之轉以今
語釋古語耳

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傳背無臣側無人也箋云無臣無
人謂賢者不用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傳無陪貳也無卿
士也臧氏經義雜記曰漢志引作爾德不明曰亾陪亾卿
不明爾德曰亾背亾仄案上文國德與德側韻漢志以不
明爾德二句在下中間明卿二韻收合仍與起韻相應較

今本似得之又漢志引此詩而釋之曰言上不明暗昧蔽
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亾功者受賞有罪者不
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仄
者有堪爲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此說較毛鄭爲勝承琪
案臧說非是上章類對內爲韻末二句祝究自爲韻下
章式止晦爲韻末二句呼夜自爲韻與此國德德側爲韻
明卿自爲韻者正同不應此章獨以明卿二韻開廁其中
至顏注漢書以亾背亾仄爲不知小人之反仄無陪無卿
爲不知賢人之堪任然韓詩外傳云淵廣者其魚大主明
者其臣惠眼觀而志合必繇其中故同明相見同音相聞

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
亡之機得失之要也可無愼乎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
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
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爲螻蟻所制失其輔也詩曰不
明爾德云云又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
其國亡詩曰不明云云言文王咨嗟痛殷無輔弼諫諍
之臣而亡天下矣據此韓詩家說此四句亦皆言無賢臣
與傳箋同顏說不足據也

如蝻如蟥傳蝻蟬也蟥蠅也汪氏異義曰釋蟲云蝻爲下
諸蝻總目卽此詩之如蝻也疏引爾雅舍人注以蝻蠅爲

一物方俗異名誤與爾風疏同然彼或因傳訓蝻爲蟾未
審厥旨誤尚有由此則經傳皆分別言之若爲一物則經
文複贅矣承珙案爾風七月傳云蝻蟾也小雅苑柳傳又
云蝻蟬也此傳則分蝻爲蟬蟾爲蝻乃訓詁家對別散通
之常例大抵蟬類形聲相似渾言之則蝻蟬是其大名析
言之有良蝻蟾蝻諸名耳

內蝻于中國傳蝻怒也不醉而怒曰蝻段懋堂曰說文作
蝻从三大三日今詩作吳者隸省也或从三四从犬則非
矣張衡左思賦內蝻屬之蝻卽蝻之譌正義引張衡賦尚
作蝻可見承珙案淮南陸形訓食木者多力而蝻高誘注

熊羆之屬是也。爨煩勝黃理也。爨讀內爨于中國之爨。此引詩爨字不省曰多力而爨正與毛訓怒許訓壯大其旨略同。

覃及鬼方傳鬼方遠方也。稽古編曰易釋文云鬼遠也。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宗伐荆楚疑爲一事。

遂謂鬼方卽荆楚。

宋黃震說

或又謂今貴州本羅施鬼國地卽

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方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於鬼方氏。要不知在何地。匡衡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則是鬼方先服。後叛。故高宗伐之耳。孔疏以爲鬼方般之諸侯。

故施於紂世良然案干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

見李鼎文祚集解

選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

見玉海

先零西羌也

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爲荆楚者非是承琪案干寶以鬼方爲北方國此唐書言鬼方爲突厥之先所由來也世本注以鬼方爲先零戎此後漢書西羌傳所謂武丁伐西落鬼戎者也

竹書亦云王季伐西落鬼戎

王雪山詩總聞則引史記楚世家

熊渠畏厲王暴虐去其王號爲鬼方卽荆楚之證其實鬼方對中國而言後漢書威靈行乎鬼區注亦以鬼區爲遠方此鬼方與鬼區同詩言覃及則所包者廣凡南裔北狄遠于中國皆是似不比易言伐大戴言娶專指一國者也

會是莫聽大命以傾箋云莫無也朝廷君臣皆任喜怒會
無用典刑治事者以至誅滅說苑臣術篇曰故諫諍輔弼
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爲己賊故明
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
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妒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
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亾也詩云會是莫聽大命
以傾此之謂也承珙案後儒釋詩者多以莫聽之聽爲聽
言其說似本於此然經文上云無老成有典刑則此莫聽
當從箋爲無用典刑治事者於經旨尤合也

顛沛之揭傳顛仆沛拔也揭見根貌陳頌甫曰釋文作根

見貌根見者其根可見也傳以根見釋經揭字揭當作揭
從木今從手者誤也明堂位注齊人謂無髮爲禿揭周禮
職金注令時之書有所表識謂之揭檠說文揭揭檠也禿
揭揭檠皆毛傳根見之義引申說也承琪案說文揭高舉
也引申之義爲長碩人葭莢揭揭傳揭揭長也高長者欲
拔之意淮南兵略訓擠其揭揭高注揭揭欲拔也此傳云
顛仆沛拔也草木頓仆拔倒則挺揭根見故傳以揭爲見
根貌不必改揭爲揭也

抑

序云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箋云自警者如彼泉

流無淪胥以亾虞東學詩曰集傳據國語定爲自警而去
刺厲王之說但此詩繫於大雅又次於板蕩桑柔之間詩
中所陳多涉時事序說似未可廢諸儒陳說不一要難依
據其謂在後追刺者孔疏既經朱子駁斥其謂刺幽王者李解
幽王之篇不得竄入厲世列於宣王諸詩之前其謂武公
爲世子時作者范傳按年表武公立於宣王十六年卒於
平王十三年在厲王時年尚幼稚不得作詩卽作於共和
之末亦不過二十餘歲之人遽以亦聿既耄爲言亦覺遠
於事情其謂平王時作者何義張記陸學無論東遷以後無雅卽
詩中所稱迷亂荒湛亦未便懸指平王其謂宣王時作者

深宣王中興令辟不得有迷亂荒湛之事其謂是詩本刺厲王國史軼其作詩之人武公取以自警序詩者卽以爲武公之作如左傳所云召穆公作常棣之類質疑此又不得其說而爲之辭彌不可信矣竊意作詩時世孔疏李解專言則失參而會之亦有可得而論者蓋幽王沈湎于酒賓筵之詩屢陳威儀之失此詩正與之合特賓筵以自警者諷王此篇則借厲王爲鑒故疏謂之追刺也不然末章所謂曰褻厥國取譬不遠者將何所指邪郝仲輿曰幽王距厲王遠矣武公追維往事以爲明鑒故曰告爾舊止曰取譬不遠蓋指流彘之事也錢飲光曰蕩詩戒厲王取鑒于

殷此詩戒幽王取鑒于厲故編詩者列於厲王之世按二
說根據孔李異於臆談今從之承琪案此說亦非是若詩
本刺幽而取鑒於厲則蕩詩借文王歎紂之詞亦可編之
采薇出車之次乎至抑詩之爲刺王不獨疏引侯苞韓詩
翼要與毛序同王逸離騷章句序云詩人怨主刺上曰嗚
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爲
切此亦與序說合若其爲刺厲王則此篇與民勞板蕩語
多相類詳見姜氏廣義故國語所云武公九十有五作懿自儆者
懿卽抑詩自當從韋昭說作者造篇追誦皆可言之當從
侯苞使人日誦是詩之解或又謂篇中爾女小子非斥王

之詞則天保卷阿皆稱爾女至春秋魯人之歌尚曰我君

小子

左襄四年

古人稱謂質直本無不宐況刺王亦以是警卽

謂設爲老成訓戒後生之言亦未嘗非主文譎諫之道末章曰喪厥國天子諸侯皆可稱國蕩曰小大近喪桑柔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皆是不得以厲王未滅爲疑取譬不遠承告爾舊止而言亦非以幽鑿厲之謂姜氏廣義謂史記武公平王十三年或以爲卽作懿戒之年則年九十五歲上距厲王之世武公方幼安得作詩刺王若云立于宣王十五年則武公卽位年已四十共伯更長于武公共姜應老父母何爲欲嫁之則史遷所謂僖公之卒武公之立

其年皆不足據蓋其伯早喪在僖侯卒之前而武公以英年嗣位當厲王之世恐忠言不見信故託爲父兄師傅訓己之詞曰爾曰女曰小子皆指武公亦聿旣耄誨爾諄諄皆父兄自謂此雖與箋有異同然於經義似較協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傳抑抑密也隅廉也靡哲不愚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箋云人密審於威儀抑抑然是其德必嚴正也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有廉隅今王政暴虐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歐陽本義首駁此說以爲毛鄭皆非詩意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脩慎亦

三言卷之三
二一三

陷於昏愚而戾其本性李氏集解從之謂下文方告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所以責王者如此豈賢者不當如此邪故哲人之愚當如歐說承拱案毛云無道則愚非真愚也鄭云佯愚不爲容貌耳非謂其燕容威儀也何害於責王之敬慎威儀乎東萊集遺說曰此言亂世人多以避患爲心哲人亦豈如是哉但人亦意其無心於世而謂之愚爾然庶人之愚乃其常病而所以指哲人爲愚者乃意其發於逃避譴戾之不得已耳此解善會傳箋之旨勝於歐李之以辭害志者何氏古義曰第九章明以哲人愚人對言語意與此相應哲愚相反果其真愚又何以稱哲人乎

承琪又案韓詩外傳比干諫而外箕子解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此正與傳言無道則愚箋言佯愚者合淮南人閒訓云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此卽老子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之意然其引詩亦是謂哲人佯愚與傳箋合也

無競維人傳無競競也箋云競彊也人君爲政無彊於得賢人稽古編曰左傳哀二十六年子貢言衛輒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而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繆矣翁

氏附記曰左傳杜注謂詩周頌言無疆惟得人也陳啟源引此詩以駁朱傳能盡人道之說然古人篇章原不妨指歸各見周頌烈文篇爲諸侯助祭而作故以得人爲說若此篇之旨於用賢意無所屬自以朱傳爲正承琪案翁說非也哀二十六年左傳引無競維人四方其順之烈文箋亦云諸侯順其所爲或彼經本作其順與抑篇作訓者不同杜注以所引爲周頌可也昭元年傳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此引詩亦以得人爲疆而所引祇一語杜亦以爲周頌何以知其必非大雅乎呂覽求人篇晉欲攻鄭子產爲之詩云云晉人乃

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維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高誘
注云詩大雅抑之二章也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故
曰鄭國免其難也此尤與傳箋悉合者

有覺德行傳覺直也箋云有大德行則天下順從其政承
琪案詩言有覺者斯干與此而二斯干傳訓覺爲高大彼
箋又訓直蓋其義相成故傳箋互訓禮記緇衣引詩有恪
德行注遂以大也直也兼訓之嚴緝訓覺爲悟本春秋繁
露郊祭篇引此詩云覺者著也王者有明著之德則四方
莫不響應風化善于彼矣此解義自可通然襄二十二年
左傳范宣子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

應而曰必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昭五年傳叔孫昭
子朝其家衆曰暨牛禍叔孫氏殺適立庶罪莫大焉暨牛
懼奔齊殺諸塞關之外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
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
行四國順之此兩引皆取覺直之義知毛訓本諸爾雅徵
諸左氏不可易矣

訐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顧氏詩本音謂
四句惟命字可韻餘皆無韻段氏音均表謂告則爲之幽
合韻據爾雅釋訓告與忒會則應韻爲證承珙案古韻之

幽部分相通唐人猶知其條理故杜詩每以屋沃昔職同
用又三章與迷亂于政與末句刑韻而中閒酒紹自爲韻
顧氏以爲同車攻五章之例孔氏詩聲類聞之更明備矣
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傳不虞非度也箋云慎女爲君之法
度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釋文非度待洛反下不億度同
正義曰非度者非意所億度之事也承琪案陸孔皆誤以
鄭義爲毛義耳毛云非度者卽經侯度之度惟謹度故用
戒其非度書微子卿士師師非度馬融注云爲非法度之
事是也韓詩外傳云古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
德則無所用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

不爭則彊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說苑略同

襄二十二年左傳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

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敬其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此引詩似皆以不虞爲敗度之事與毛云非度者合無所謂不億度而至如疏云非常寇盜者鹽鐵論世務篇大夫曰事不預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可以禦敵詩曰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

有武備此引詩意與鄭同然非毛義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毛無傳鄭釋爲苟且則是從艸之苟說詩者以此章首二句不入韻承珙案說文苟自急救也苟與急雙聲爾雅釋詁是駿肅亟釋文亟字又作苟知苟急亟皆同義此詩當作無曰苟矣謂無輕易于言無曰言可急遽皆與下言不可逝相呼應或疑苟字廣韻己力切爲之咍部之入逝字爲脂支部之去二部古不相通孔氏詩聲類云支佳者耕清之陰也苟字爲敬所從得聲則雖詩不見用亦以陰陽通之而知其當入二十三錫不知十月之交氏與士卒韻雲漢氏與紀宰右止里韻是之咍與

與脂支詩中已有相通者

段氏以此爲合韻

不必移苟入錫韻乃

與逝去入相協也翁氏附記曰鄭注儀禮苟敬云苟且也假也主人所以小敬也夫以賓主致敬而曰苟且之敬曰假敬曰小敬此何說乎此正是說文自急敕之苟字音棘不音苟詩無曰苟矣大學苟日新皆卽此字也桂氏未谷札樸曰說文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詩無曰苟矣當用从羊省之苟謂無曰已能慎言也承琪謂此說亦通

無言不讎傳讎用也箋云教令之出如賣物物善則其售賈貴物惡則其售賈賤釋文讎市由反徐云鄭市又反售

市又反一本作讎此音則與毛同正義曰相對謂之讎讎者相與用言語故以讎爲用箋以用非讎之正訓且與報德連文故以爲讎報物價釋詁云讎匹也是匹敵相報故應對物價謂之讎承珙案說文無售字言部讎猶磨也此以應對爲本義引申之爲讎報物價玉篇始有售字乃後人所加耳此詩毛鄭本皆作讎箋中售字亦當如釋文一本作讎讎賣物賈乃行用之事故傳云讎用高誘注呂覽義賞篇民之讎之若性亦云讎用也顏師古注王莽傳引詩無言不讎云有善言則用之專主用善言與下報德一例較正義善惡皆用之解爲勝箋以物之讎賈爲義正申

傳非易傳也陸氏以毛音市由反鄭音市又反孔云鄭唯以讎字爲異不知鄭於表記引此詩注云讎猶荅也此箋獨以讎賈爲言明是因毛訓讎爲用而申成其義耳一說韓詩外傳後漢明紀引此詩讎皆作酬藝文類聚又作酬鄭注鄉飲酒禮云酬之言周傳用字疑周之誤然鄭彼注云忠信爲周以主人先飲酬賓示忠信之道與此無言意不相協毛意未必如此也

尚不愧于屋漏傳西北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於奧旣畢改設饌於西北隅而屏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正義曰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

非鄭義也承琪案曾子問說陽厭之事云當室之白鄭注云得戶明者也少牢下篇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注云此於尸謾改饌當室之白是鄭注儀禮卽本曾子問孫注爾雅正本鄭氏未可謂孫解非鄭義也此箋以屋爲小帳屋卽古之幄字則指室中西北隅可以施帳之處然則屋漏本有二義一以當室之白日光所入一以施幄之處隱蔽不明其實一地也鄭以詩言不愧故從隱義耳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箋云止容止也承琪案相鼠傳止所止息也箋亦云止容止與此正同但此詩若以止爲容止則與下文不愆于儀意複當以傳訓爲正汪氏異義曰傳

釋止爲至復引大學文證之言王審於法度施行之德能俾民人爲善爲美者必淑慎其所至於仁敬孝慈信之道無有關失也蓋卽中庸脩身則道立之意箋釋俾臧俾嘉謂爲臣民所善所美以淑慎爾止與下不愆于儀爲一訓止爲容止不若傳義之審矣

投我以桃報之以李箋云此言善往則善來人無行而不得其報也投猶擲也何氏古義云此下皆教之以聽言也凡人投我以桃者我必報之以李感其善意故也今人有進美言於我者而我顧不思所以報之乎夫至聞言思報則其欣然嘉納絕無扞格可知矣舊說以爲承上文鮮不

爲則而喻上感下應之理果爾則當云投之以桃報我以
李不空云投我報之也承珙案何說非是此泥於經文我
字耳詩人之詞本無定格不必爲感者自我卽代爲應者
稱我亦無不可墨子兼愛篇云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
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卽此言愛人者必見
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鹽鐵論和親篇曰詩云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此皆與鄭義合知箋
說非無本也

彼童而角傳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箋云童羊譬
王后也而角者喻與政事有所害也稽古編曰鄭扭於厲

倡嬖剋配姬之緯書誠謬說矣然後儒以爲理之必無與
投桃報李相反亦非詩意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
用者將壞亂王室故經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稱傳云童
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用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
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喻之意如是而已韓氏讀詩傳諷曰
童羊喻嬖倖也嬖倖無德而以爲有德橫干政事實以潰
亂小子使爲不善民將何以報之邪詩疑曰彼童而角實
僭亂者也日與此輩酬酢往來有不潰亂者乎承拱案上
文方言上下感應之理而未贊以此二語亦所謂牧去害
馬之意也

賁虹小子箋云禮天子未除喪稱小子後儒皆疑其說不安故多以爲武公自稱之詞稽古編曰詩人稱目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帝親之則曰爾女曰小子難以常禮拘也又民勞以下諸篇雖刺厲王實兼戒用事之臣則抑篇實虹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亦可周書芮良夫解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稱謂矣王氏詩稗疏云淮南子穆稱訓武公謂其臣曰小子毋謂我老而羸我有過必謁之益知小子非武公之自稱矣承琪案此二說亦可不必此詩武公所作始如座右箴銘之類託爲人言戒己之辭故呼以爾女小子而用以自警卽以風王序先言刺王後言亦以

自警者以詩編大雅王政所關故爲此大耳若謂武公呼
同寮及其臣爲小子則既非自警又非刺王此詩果何爲
作邪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傳緝被也箋云柔刃之木荏染然人
則被之弦以爲弓承琪案巧言荏染柔木傳柔木椅桐梓
漆也彼箋竝無異傳之文廓風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旣
以此四者當柔木則言緝之絲當是謂琴瑟之弦箋說似
非毛旨又正義云釋言緝綸也綸則繩之別名言緝之絲
正謂以絲爲繩被之於木故云緝被不訓緝爲被考方言
緝緝施也秦曰緝趙曰緝吳越之閒脫衣相被謂之緝說

文亦云吳人解衣相被謂之緡是緡正訓被正義謂傳言以緡被之亦非毛意

告之話言傳話言古之善言也臧氏經義雜記曰說文話合會善言也从言昏聲傳曰告之話言論籀文話从會又話訓故言也从言古聲詩曰話訓然則慎爾出話之話當从昏聲从昏从會故訓爲會合會合所以善也此話言之話當从古聲从古故曰故言又云古之善言毛傳說文義甚分明釋文於此話音戶快反則唐以前此經已亂猶有說文作話四字使後人知許氏引詩本作告之話言乃今說文話下不引詩而有詩曰話訓四字語下引傳曰告之

語言此明是唐人據其時詩本臆改何以明之烝民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先王之遺典說文每與毛傳合如今本所引則以今古之古爲詁訓之詁矣小徐本無曰字直作詩詁訓亦不成文左傳著之語言下文別有告之訓典方作告字則話下不當引告之語言也此蓋後人見詩不作詁字而左傳有著之語言疑此或其駁文遂改詩作傳改詁作話移入話字下而詁下別撰詩詁訓以實之故與釋文引說文及烝民傳文六年左傳皆牴牾承琪案臧說是也按勘記引段氏云經告之語言當作告之詁話傳當作詁話古之善言也前慎爾出話傳云話善言也此云

話話古之善言也一篇之內依字分訓而相蒙如此案此說未必然襄二年左傳亦引詩告之話言話爲話誤可也未必言字亦誤況此三句以人言與行韻如何人斯之聲與身烈文之訓與刑良耜之人與盈甬乃古音眞清相通之例若作話話則三句全無韻矣若話下詩曰話訓則文有脫誤說見烝民篇

言提其耳箋云親提撕其耳何氏古義曰提本訓挈焦竑云此提當音抵言附耳以教之也引史記冒絮提文帝等皆作抵音爲證承珙案提撕疊韻字撕卽斯字集韻斯說文析也或从手少儀注提猶絕也然則提撕者謂附耳而

剖析之故箋又云此言以教道之熟穀梁僖二年傳宮之
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范注云明達之人
言則舉綱領要不言提其耳則愚者不悟據此亦是以提
耳爲言之詳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姜氏廣義曰此章是託爲父兄師保
自述其憂勤之意三我字乃立訓者自謂也誨爾四句卽
上章未知之故上章亦旣抱子承耳提面命而言若云女
借未知亦旣抱子而非甚幼矣此章亦聿旣耄承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來若云借曰我未有知則亦聿旣耄更事多
矣如此旣耄二字方有著落否則忽爲小子忽爲老人語

無倫次矣

桑柔

序云桑柔芮伯刺厲王也此詩十六章上八章章八句下八章章六句李氏詩所以前八章爲刺王後八章則爲僚友而發非斥在上者其章句亦別意與前八章各爲一事感諷而皆一人之作一時之言故采詩者聯而屬之承琪案許氏名物鈔亦云此詩前八章刺王後八章刺臣故前以桑爲比而後再以鹿起興然用臣不當亦君之過故總言刺王此說尚與序不悖詩所乃謂各爲一詩眞臆斷矣張氏詩貫曰小雅正月後五章亦與前八章變調詩人每

有此體況此詩第三章誰生厲階已呼起小人誤國意後
入章所斥之朋友卽其人也至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匪用
其良等句又仍歸其咎於王豈得分爲二事乎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將采其劉傳興也苑茂貌甸言陰均
也劉燠燥而希也箋云桑之柔濡其葉苑然茂盛謂蠶始
生時也及已將采之則葉燠燥而疏人息其下則病於燠
燥承琪案古字甸與均通然甸之爲均通詞也甸不定是
陰均故傳云言陰均也燠燥爾雅作暴樂單言之亦可曰
暴宣六年公羊傳活我於暴桑下暴桑卽所謂暴樂者也
箋以經不曰柔桑而曰桑柔蓋指桑之柔時故曰謂蠶始

生時也其云葉爆燥而疏正同毛義又云人病於爆燥者
對疾旬而言謂無陰則人苦於炎熱而病矣

倉兄填兮傳倉容也兄滋也填久也正義曰倉之爲容其
義未聞承珙案倉容疊韻爲訓說文倉穀藏也倉黃取而
藏之倉黃亦疊韻字其義則爲忽遽古凡言倉卒倉黃皆
無正字大抵取雙聲疊韻字爲之容亾者忽遽之事故倉
又爲容章懷注後漢書光武紀亦云倉卒謂容亂也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箋云軍旅久出
征伐而亂日生不平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
得其所適長寇虐何氏古義曰此必厲王時有數興征伐

之事故詩云然或疑史無所載然史記楚世家明言厲王
暴虐熊渠畏其伐楚去其王又秦本紀亦言厲王無道諸
侯或叛之而戎反王室滅犬邱大駱之族竹書載厲王三
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十一年而戎入于
犬邱皇王大紀載厲王時荆楚寇于南蠻狄寇于北淮夷
寇于東命虢公征之不克徵斂數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
是其事皆與詩脗合故自足信承琪案後漢書而羌傳亦
云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邱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
不克歐陽本義乃謂據國語史記及大小雅皆無厲王用
兵征伐之事不知鄭氏何據爲說然其釋經文四牡駉駉

二句又云臣吏奔走於道路庶民召集於兵役夫既曰兵役非征伐而何此所謂疑所不必疑者也

民靡有黎傳黎齊也箋云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正義申毛云今民或死或生無有能齊一平安者黎衆也衆民皆然是齊一之義汪氏異義曰傳義當矣箋訓黎爲不齊黎訓衆從衆轉齊則可從齊義轉不齊則曲矣承琪案黎齊亦疊韻爲訓莊子漁父篇以化於齊民漢書會貨志亂齊民顏注云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平民矣據此知齊民卽黎民也世治則民皆齊平亂則反之故云民無有齊平者耳

國步斯頻傳步行頻急也箋云頻猶比也哀哉國家之政
行此禍害比比然正義曰鄭唯以頻爲比餘同又申毛云
事有頻頻而爲者皆急速故爲急也申鄭云頻頻正是次
比之義故云猶比承琪案周書文酌解三頻孔晁注云頻
數也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甚於鸞斯頻頻猶數數也莊
子逍遙游釋文引司馬注云數數猶汲汲也廣雅釋訓云
頻頻比也是則頻頻數數汲汲比比義皆相近箋訓頻猶
比者乃申毛急義毛意謂國家行此禍害數數然急耳正
義以爲困急於民似非傳旨說文曠張目也引詩國步斯
曠此或稱三家與毛異義耳

靡所止疑傳疑定也釋文疑魚陟反正義曰疑音疑疑者
安靜之義故爲定也承琪案此當以陸音爲正此詩多用
隔句韻此章疑讀如屹與資維階平入相協若音疑則無
韻矣

孔棘我國傳圍垂也箋云圍當作禦甚急矣我之禦寇之
事正義曰箋讀圍爲禦者若守邊垂不得爲無所定處且
云我垂於文不足故以爲禦寇之事承琪案上文念我土
字傳云字居也此正與我國相對因居邊垂而孔棘故念
土著之甚安也箋讀圍爲禦乃取顯義以曉人禦寇于邊
故邊垂謂之圍傳箋實一義也至守邊而云靡所定處者

邊垂非一或有更番互戍之事耳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傳濯所以救熱也禮

今本禮下多亦字此從宋本

所以救亂也段氏經韻樓集曰左傳北宮文子論鄭事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濯之有熱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傳本此尋詩意執熱言苦熱觸熱濯謂浴也此詩謂誰能苦熱而不澡浴其體以求涼快者乎此乃常情常事鄭箋孟子趙注朱注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轉使義晦由泥於執字耳杜子美課伐木詩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與下章信行脩水簡詩觸熱藉子修同意又有熱毒簡崔評

事詩云開襟向內弟執熱露白頭此謂當暑而不冠也子
美得左氏毛公正解矣承琪案楊升菴集亦云執熱謂熱
不去體若執持然非手執熱物已引杜詩并韓昌黎荅張
籍書云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爲證陸堂詩學又引周興
嗣千文執熱願涼亦爲當暑今考墨子尙賢中篇云執能
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
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者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據此
是以執爲執持之執其義甚古毛於執字無傳以執持常
語無煩故訓耳至杜詩言執熱者尚不止段氏所引贊公
房云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夏夜歎云何由一洗濯執

熱互相望蓋唐人自以執熱爲當暑然杜詩韓筆恐不足

以證經

段氏又云凡爲熱水所湯者不可以冷水浸激今注云執持熱物以水自濯其手不切於事情也承

琪謂此亦非是禮記內則炮取豚若將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正義云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膩矣此執熱以濯之禮也

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此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汪氏異義曰箋爲不受教諫而示以禍難之辭疏云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箋不然者以承上告教之言空爲不受之勢案章首二句指言今政之不善中四句爲告教之言則末二句文勢當復指言今政言若

不以禮治國尊用賢人則其何能淑有相與陷於禍難矣
王氏之解視箋爲勝承琪案孟子離婁篇引此詩趙注云
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沈溺之道也王說蓋本於
此

好是稼穡力民代食傳力民代食代無功者食天祿也箋
云王爲政但好任是居家吝嗇於聚斂作力之人令代賢
者處位食祿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
居家也下句稼穡維寶同穡本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
也鄭云吝嗇也尊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卒痒
始從禾正義曰夏官司勳云治功曰力則力民謂善人有

力功加於民者也故知力民代會謂使代無功者會天祿
力民代會傳既如此則好是稼穡亦異於鄭王肅云當好
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會天祿是也段氏
詩經小學云鄭不云稼穡當作家嗇則毛本作家嗇也傳
云力民代會無功者會天祿也鄭申其意而王肅所見之
本誤衍一代字云代無功者會天祿也因曲爲之說曰有
功力於民代無功者會天祿且改家嗇字從禾而不知代
無功會天祿語最無理承琪案力之爲功通義也周禮大
司寇上功料力注云功農功力勤力則此力民自當謂知
稼穡艱難之人若傳無代字則經曰力民而傳曰無功經

曰代而傳祇曰會語不相應鄭謂居家吝嗇卽是聚斂作
力之人義亦不順毛詩字多假借經不妨作家嗇傳自以
爲稼穡之借韓詩外傳晉平公時寶藏之臺燒公子晏子
獨束帛而賀曰王者藏于天下諸侯藏于百姓云云公曰
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閒詩曰稼穡維寶代會維好
據此知三家詩本有作稼穡者王說非無所自用以申毛
爲得其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宋吳棫韻補讀瞻爲諸良切引漢溧
陽長潘乾校官碑以瞻爲彰崔駰反都賦以瞻爲障二證
顧氏詩本音不以爲然段氏音均表以瞻在第八部與相

臧腸狂十部字合韻承琪案殷武四章天命降監下民有
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此以遑與監嚴濫協卽此瞻與相
臧腸狂協之證楚辭天問亦以嚴與亾響長協然則此詩
瞻可讀彰故枚官碑云永世支百民人所彰卽借彰爲瞻
耳

進退維谷傳谷窮也箋云前無明君卻迫罪役故窮也正
義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故云谷窮段氏說文注
曰谷當爲鞠之同音假借爾雅鞠窮也承琪案段說是也
或據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
晏子對曰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信云云叔向

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弑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我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彙人不得全義悲哉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曰君子哉安之命矣夫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兩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而處之皆善歎其善非嗟其窮蓋谷乃穀字之假借穀善也詩人以近在不胥以穀之下嫌其二穀相竝爲韻卽改一假借之穀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承琪謂叔向引詩尚近於進退皆善之義若韓詩外傳所言生亂世不得正行

劫暴人不得全義正是進退皆窮之意仍當以傳爲正韓外傳

卷十

又言楚有士曰申鳴楚王以爲左司馬白公殺令

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以兵之衛白公劫其父取以兵使人謂申鳴曰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爲孝子矣安得不爲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視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外詩曰進退維谷此與石他事略同然旣云行不兩全名不兩立則所引進退維

谷必是謂遠退兩篇未可謂遠退皆善也

維此聖人謄言百里傳謄言百里遠慮也箋云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而王不用承琪案箋以謄言之言爲言語似欲與下文匪言不能相應玩傳文則謄言之言但爲語助韓詩外傳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引詩曰謄言百里似亦不以謄言爲所視而言也

匪言不能胡斯長忌箋云胡之言何也賢者見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卓白言之於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懼犯顏得罪承琪案此與巧言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同意彼傳云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或

疑此詩之作至十六章之多反覆開示不得謂之不能言亦不得謂之不言因以胡斯畏忌爲何所畏而不言不知此言是謂犯顏諍諫與作詩風刺不同漢書賈山傳載其至言曰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亾養老之義亾輔弼之臣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選讎諂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中論虛道篇曰夫酒會人之所愛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以彼之嗜之也使嗜者甚于酒會人豈愛之故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此皆

與箋說合者無庸別爲之解

征以中垢傳中垢言闇冥也稽古編曰孔氏申之謂垢者
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是合兩字方成闇
冥之義朱傳分別中爲隱暗垢爲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行
之也

蘇傳云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

承琪案中垢言垢中也

猶中林中谷之比謂不順之人其所行如在垢中垢塵垢
也小雅維塵冥冥故傳云言闇冥也韓詩外傳云以明扶
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臂相扶不傷牆木不
陷井筭則其幸也詩云維彼不順征以中垢闇行也此以
中垢爲冥行義亦與毛近

貪人敗類傳類善也箋云類等夷也居上位而行此人或效之正義述毛云貪人有此惡行敗於善道又申鄭云箋以貪者惡行自然反善不空言敗善故以類爲等夷敗類者謂敗其朝廷等類承珙案傳訓類爲善者善卽謂善類非善道也敗類者謂貪人能敗善人耳箋語正申傳意故下箋又云居上位而不用善反使我爲悖逆之行是形其敗類之驗文元年左傳般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于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

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潛夫論過利篇曰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據此似皆謂貪人禍及善類與傳箋正相合也

反予來赫傳赫炙也箋云口拒人謂之赫釋文赫毛許白反光也與王赫斯怒同義本亦作赫鄭許嫁反莊子云以梁國赫我是也正義云來赫者言其拒己之意故轉爲赫與王赫斯怒義同是張口瞋怒之貌故箋以爲口拒人謂之赫定本集注毛傳云赫炙也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赫炙我欲有以退止我言者也傳義或然俗本誤也

承琪案陸氏所言是所見傳本訓赫爲光一本卽作赫赫也而不及集注赫炙也之訓孔疏所言則似未見釋文赫光之本但當同陸氏一作本耳其云故轉爲赫者謂鄭箋讀赫爲嚇非轉其字作嚇也又云俗本誤者未明言俗本何作豈當時俗本有竟作嚇字者歟然疏意則以定本集注作赫炙也者爲得傳意焦氏補疏曰毛以赫與陰相對陰所以陰故訓赫爲炙我方陰女以涼女反炙我以熱訓說之精正義不能發明箋以口拒人解之與傳自異王肅云我陰知女行矣乃反來嚇炙我亦非毛義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傳涼薄也箋云職主涼信也民之行

失其中者主由爲政者信用小人工相欺違正義曰王肅云民之無中和主爲薄俗善相欺背傳意當然此傳以涼爲薄職爲民所主爲則下云職競職盜皆是民之所主不得與鄭同箋以民之爲惡由政不善則所言職者皆主由君政不宐爲民意所主故易傳以諒爲信稽古編曰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尚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及朝臣故篇末纘陳之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承琪案傳但訓涼爲薄未分別由民由上但此二章三言職皆主爲惡

行不應舍上而專責之民故當從箋義申毛但職涼善背與下職競用力職盜爲寇文例正同競力盜寇皆一義相承則職涼善背當卽謂涼薄者工相欺背箋轉涼爲諒以四字分作二義似亦未得經旨

涼曰不可覆背善譽箋云善猶大也我諫止之以信言女所行者不可反背我而大譽言拒己諫之甚按勘記曰唐石經涼作諒案唐石經非也釋文職涼毛音良薄也鄭音亮信也下同所云下同者卽此涼曰之涼是也正義因此涼字無傳遂取鄭爲毛說而云故我以信言諫王曰云云不知此涼字毛自與上傳同訓爲薄不訓爲信也然其本

亦未必竟改經作諒字唐石經乃始上作涼此作諒失之甚矣承琪案此說是也涼卽上章之涼背亦卽上章之背謂我言其涼薄爲不可彼卽反背而大暑暑者謂薄行非其所爲而暑人之謗已故下文繼之云雖曰匪予旣作爾歌也

顧氏詩本音曰此章戾與暑協寇古音苦故反與子協可與歌協戚氏證讀謂首句與四句協二三作閒句詩本音以寇協子以可協歌徒見錯亂承琪案詩中惟此篇多用隔韻末章更於隔韻用轉韻體此韻例之最變者況以首句韻第四句次句韻五句三句韻六句法仍整齊未見爲

錯雜也

雲漢

序云雲漢仍叔美宣王也稽古編曰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序推之殆初年事乎序云宣王承厲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志是尚未見諸行事也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在初卽位時可知矣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合之序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祖元晏之說諒有見矣承琪案宣

王大雅以雲漢爲首其下五篇則建國親侯任賢使能以
及征伐用武之事次第井然則憂旱爲初年事無疑況小
雅多刺宣之詩是其晚歲倦勤必不復過災而懼惟皇甫
以不藉千畝爲元年則與國語史記不合若六年乃雨之
說則經言薦饑固有明徵六章箋云我何由常遭此旱相
本十行本常作當非是又胡甯瘼我以旱釋文引韓詩瘼
呂記引此箋正作常作疹云重也是則遭旱非止一年韓傳鄭箋皆同此說謚
言未嘗無本也

箋云仍叔周大夫也春秋魯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
來聘正義曰引之者證此仍叔是天子大夫也以史記考

之桓之五年上距宣王之崩七十六年至其初則百餘年也未審此詩何時而作爲別人可也何則春秋之世晉之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世稱字叔爲別人可也承琪案莊元年左傳王使榮叔錫魯桓公佾又文五年王使榮叔如晉魯歸舍且贈亦相去七十餘年疏所謂世稱字者是也

圭璧既卒箋云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正義曰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

瓊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是
祭神所用故云禮神之圭璧已盡矣以三牲用不可盡故
言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承琪案祭神之玉大宗
伯與典瑞文不同鄭注以爲蒼璧所禮者冬至圓丘之祭
四圭所禮者夏至郊天之祭黃琮所禮者崑崙之神兩圭
所禮者神州之神徐邈云璧以禮神圭以自執故曰植璧
秉圭顯慶禮又云於蒼璧言禮於四圭有邸言祀說者謂
禮神在求神之初祀神在薦獻之時蓋一祭而兩用今考
徐邈之說以蒼璧黃琮爲奠神之玉四圭兩圭爲自執之
玉不知六瑞六器並掌宗伯何獨無四圭兩圭典瑞玉人

所職尤詳何獨無蒼璧黃琮且典瑞下文言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若以爲所奠之玉不應一節之中頓爾異義如盡以爲執玉則日月星辰山川俱無奠玉矣若顯慶禮謂禮玉用於求神之初則玉無烟臭本無燔燎降神之禮且大宗伯於四方有禮玉而何以典瑞又不言四方之祀玉邪惟陳及之以蒼璧黃琮言其色四圭兩圭言其形蒼璧之與四圭黃琮之與兩圭祇各是一玉其說爲正五禮通考取之當矣言既卒者葛象烈曰某神合用某璧某璧合祀某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如是謂之既卒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曰圓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邱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邱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氏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毛詩明辨錄曰典瑞所掌玉人所造有名之圭璧皆君王執以禮神者非用以獻神也獻神幣則焚之玉則瘞之春秋有沈璧於河之事卽庶縣沈蘊之義自韓詩內傳有天子奉玉升柴之說因謂燔牲者并燔玉夫牲取其臭加蕭以達其氣猶之用鬱鬯以裸耳天神至尊不裸故燔柴玉之燔何取乎爾說者又引雲漢之詩以證之殊不知國有災祲君臣憂憫雩以告天望以祈山川索鬼神求

廢祀殺牲無算圭璧俱空甚言靡神不舉耳國之壇墀皆
獻牲執璧以禱亦可云卒豈必瘞燔而始卒邪且祭天者
加於牲上而燔之小祀不燔牲將燔玉於何所乎承琪案
梁書許懋傳天監十年轉太子家令降勅問凡求陰陽應
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荅曰雩祭
燔柴經無其文案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今傳作禮瘞其物以此而言爲
旱而祭天地竝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請停用柴
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從之文獻
通考載朱異議亦同羅泌云雲漢所言亦禮神之玉耳何

自而有燔且瘞哉然則圭璧既卒其非因燔瘞而竭盡可知矣

后稷不克上帝不臨箋云克當作刻刻識也真瘞羣神而不得雨是我先祖后稷不識知我之所困與天不視我之精誠與正義曰毛無破字之理必不與鄭同蓋以克爲能王肅云后稷不能福佑我邪上帝不能臨饗我邪傳意或然承琪案王肅以克爲能不克爲不能福佑於經文增字成義恐非毛旨呂記引王氏曰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嚴輯略同或又謂救災人事也故言后稷不克臨饗神事也故言上帝不臨

此皆以克爲勝雖與能義略同而詞意較順春秋繫露郊
祀篇曰宣王自以爲不能乎后稷不中乎上帝故有此災
愈恐懼而謹事天此則以后稷不克二句文法倒裝皆爲
自責之辭其說亦古足備一解

先祖于摧傳至也箋云摧當作唯唯嗟也天將遂旱饑殺
我與先祖何不助我恐懼使天雨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
困之辭正義曰孫毓云我今歿亾先祖之神于何所至言
將無所歸也今以孫爲毛說箋以先祖于至於辭不安故
轉摧爲唯稽古編曰孫說轉至爲歸義太迂源謂至者猶
云來格耳言酷旱如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畱先祖之神

何不助我畏此旱災而來格乎毛意或如此承琪案釋文云相毛如字此胡不相畏與雨無正句同相字當如字讀言先祖見此旱災何不相與畏懼而來至乎不必如鄭訓助也胡不相畏本指先祖則先祖之文當在胡不之上正義謂下之與于推共句是也若如孫毓之解則于推二字中閒須增何所二字經文爲不辭矣箋以于推爲于嗟告困之辭則是呼先祖而于嗟以告之鄭於詩文多作此解如昊天不惠昊天不平等皆以上二字爲呼詞下二字乃所以告之按之文義終未甚決適也

父母先祖胡甯忍予傳先祖文武爲民父母也正義曰於

三言名三
卷二十一
民則爲父母於周則爲先祖故言先祖文武以其爲民父
母故稱父母欲見先祖父母爲一故先解先祖必知先祖
唯文武者以此詩所訴皆所祭之神周立七廟親廟四非
受命立功不足徧訴上章已言后稷明此唯文武耳承琪
案正月父母生我傳云父母謂文武也小宛念昔先人傳
云先人文武也毛蓋以二雅所稱周之先祖至文武而極
盛而父母斯民尤惟文武足以當之故於諸言父母者多
斥文武其義必有所受之矣

滌滌山川傳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承琪案滌滌卽
滌蕩之義傳云旱氣者謂山之木川之水皆爲旱氣滌除

始盡也說文薇艸旱盡也引詩微微山川此或據三家詩其字從艸故云艸旱盡然經文連川言之則不如毛義之該備耳

旱魃爲虐傳魃旱神也承琪案藝文類聚引韋昭毛詩荅問曰雲漢之詩旱魃爲虐傳魃天旱鬼也據此似傳本作旱鬼說文魃旱鬼也卽用毛傳後漢書皇甫規傳旱魃爲虐注云魃旱神也意章懷時毛傳已作旱神歟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箋云我祈豐年甚早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正義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卽以社以方是也方望溪曰呂氏月令

所述多周制孟春命祀山林川澤邦畿四面皆有之月令於春未及方祭疑此卽方也仲春命民社二者正次祈穀之後可與此詩相證承琪案甫田以社以方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此方社連言與彼同則方祭亦卽迎氣之祭此本述平時敬恭明神之事方卽謂四時方祭社卽兼春祈秋報通一歲之祀事皆及時舉行未嘗晚莫不必因祈穀在孟夏遂泥方社亦專指春祭之事也

敬恭明神釋文云明祀本或作明神盧氏考證曰注疏本作明神案文選陸士衡荅張士然詩注作敬恭明祀又見隸釋西嶽華山亭碑承琪案箋云肅事明神如是明神空

不恨怒於我則鄭所據毛詩自作明神當以注疏本爲正
臧氏玉林曰下文宐無悔怒正承此明神言之若言明祀
無悔怒似不可通又文選東京賦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
於明神李注引毛詩恭敬明神知張平子所據詩亦作明
神卽有一本作明祀要不得據以輕改也

早旣大甚散無友紀箋云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
凶年祿餼不足又無賞賜也承珙案假樂之綱之紀燕及
朋友傳朋友羣臣也足證此友紀亦當是綱紀羣臣之義
但箋釋散義謂是祿餼不足又無賞賜則與傳言歲凶年
穀不登趣馬不秣師氏弛兵之意不合傳蓋謂羣臣以救

早之急廢其職事不暇整理故曰散無友紀然雖至於勞苦窮病猶無人而不思周救百姓者此及下章皆與鄭異正義述毛仍云祿餼不足是無綱紀既誤以鄭義爲毛義又於下章大夫君子昭假無庸引王肅云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敢有私庸而不敷散所以無私庸者以民近於凶當賑救之以全女之成功傳意或然觀此文勢上章或亦不同今以毛無別訓遂作同解正義所指卽此散無友紀之下以祿餼不足爲毛解不知毛所稱凶年殺禮正以憂旱廢職證經散字之義竝非泛引成文亦不得謂毛無別訓也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傳周教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
箋云周當作闕王以諸臣困於食人人闕給之權救其急
後日乏無不能豫止正義申毛引王肅云靡人而不周其
急也其發倉廩散積聚有分無多分寡無敢有不能而止
者言上下同也又申鄭云上言王之於臣祿餼不足則此
言當爲王救羣臣不空爲羣臣救人故易傳承琪案春秋
時列國有災卿大夫尚有能出所蓄以賑貧民者如楚子
文宋公子鮑之類則宣王之時羣臣以祿食之餘闕給百
姓固其空矣若謂臣困於食而王給之則是給其祿餼不
當言周且周官荒政十二竝無賑給羣臣之條庶正冢宰

三言彙編卷之三十一
位高祿厚此而待賑民當若何況救荒當先及小民亦不應但賙給有位也準此言之傳義誠不可易

有彗其星傳彗衆星貌承珙案召南正義引此傳但云星貌無衆字此箋云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彗然傳衆字或涉此而衍說文口部嚱小聲也詩曰嚱彼小星言部譏聲也詩曰有譏其聲召南以嚱狀小星或由小聲之義而引申之雲漢之詩三家必有借譏字者故許引之當云詩曰有譏其星蓋此無正字引假借皆依聲以見義許兩引詩竝與嚱譏之本義無涉段注說文謂有譏其聲如史所云赤氣亙天殒隱有聲非也

昭假無虞傳假至也箋云假升也王仰天見衆星順天而行嚶嚶然意感故謂其卿大夫曰天之光耀升行不休無自虞緩之時今衆民之命近將从亾勉之助我無棄女之成功者王肅申毛爲昭其至誠於天下無有私虞而不敷散承珙案下文無棄爾成若非因上章有羣臣周救百姓之事則何謂成功正義申箋以得雨卽是成功故勸羣臣助之求雨夫雨猶未降何得遽云爾成且此時豈有羣臣敢不助王求雨者而乃作此語邪

崧高

崧高維嶽傳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

嶽衡而嶽華北嶽恆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
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正義曰經典羣
書多云五岳此傳惟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而立四伯主
四時四方之岳而已不主中岳故堯典每云咨四岳而不
言五也周語說伯夷佐禹云共工之從孫四岳佐之又曰
祚四岳國命爲侯伯皆謂伯夷爲四岳此將言伯夷之事
故指言四岳其云五岳者卽此四與崧高而五也承琪案
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而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其未一
條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
嵩高爲中嶽鄭注周禮大司樂四鎮五嶽崩令去樂用甗

雅前條有嶽山而無嵩高注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
五嶽用爾雅後條有嵩高而無嶽山賈疏謂周國在雍州
權立吳嶽爲西嶽非常法孔穎達謂大司樂注主災異而
言其五嶽正名必取嵩高爲定解邵氏二雲爾雅正義竝
駁之以五嶽視三公國有常祀豈可權立其名若專主災
異豈吳嶽有災而嵩高必無震裂是其說皆不可通故邵
氏以爾雅河南華云云爲周時五嶽之名周以嶽山爲西
嶽則華山當爲中嶽故郭注爾雅但云華陰山而不以華
爲西嶽漢初傳爾雅者於篇末增嵩高爲中嶽之文太史
公首述其言風俗通說文俱沿襲其說何休注公羊白虎

通義引尚書大傳皆有嵩高之說而不知皆誤以漢制爲古義也金誠齋又駁邵氏曰東岱而華南衡北恆四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鎮故中嶽當隨帝都而移唐虞及夏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爲中嶽禹貢曰至于岳陽又曰至于大岳皆謂霍大山是也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當以嶽山爲中嶽嶽山卽禹貢岍山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亦專稱嶽也嶽山之爲中嶽不過以爲王畿之鎮而華山仍爲西嶽乃西方諸侯朝覲之所與東岱南衡一例若以嶽山爲西嶽則此

山逼近而戎與華山相去幾及千里又在鎬京之西苟諸侯往朝於彼必越過京師此必無之事也若云仍朝於華山而不至嶽山是西嶽爲虛設矣爾雅九州禹貢職方不同說者皆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而無嶽山爲殷制矣其篇首云河南華者釋周之五嶽而殷之五嶽載於篇末蓋此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邵氏以嶽山爲西嶽華山爲中嶽尚非確解又謂爾雅篇末之五嶽爲漢人附益豈其然乎承琪謂虞夏之時嵩高謂之外方本不在五嶽之內則其時中嶽爲霍大山可無疑義爾雅前一條竝無嶽名第紀

江河東西南北之名山耳職方亦但記九州之鎮山竝未明指何山爲嶽鄭注大司樂以四鎮五嶽連文適與職方九州之山數足相當而職方五州之山又與爾雅河西華等相同故牽配二文爲注其實周以岍山爲嶽經典竝無明證爾雅末條所言五嶽自是殷都豫州始以嵩高爲中嶽周公營建洛邑亦在豫州故仍殷制亦當以嵩高爲中嶽嵩高又名大室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別大室於四嶽可知嵩高爲周之中嶽矣爾雅末條專釋殷周之五嶽唐虞之制本非所言史記尚書大傳及公羊何注并謂唐虞卽以嵩高爲中嶽孔氏詩疏從之誤矣

至嵩山古本作崇山周語神降于崇山韋注嵩古通用崇是唐虞之外方殷周或謂之崇山或謂之大室爾雅當作崇山爲中嶽漢時始改名嵩高寫爾雅者從而易之其實崇嵩本一字也若詩之嵩高維嶽但指四嶽而言應劭風俗通始以詩嵩高爲指中嶽耳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傳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之大功翰榦也箋云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入爲周之楨榦之臣甫侯相穆王訓夏贖刑美此俱出四嶽故連言之正義曰此箋定以甫爲甫侯而孔子閒居引此詩注以甫爲仲山甫者按外傳稱樊仲山甫則

是樊國之君必不得與申伯同爲嶽神所生注禮之時未詳詩意故耳承琪案鄭君禮注蓋出三家詩後漢書劉陶云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實榦周邦此皆以甫爲仲山甫范傳嚴緝仍主禮注困學紀聞駁之謂仲山甫猶儀禮所謂伯某甫也甫與父同若以仲山甫爲甫則尹吉甫蹶父皇父程伯休父亦可言甫矣近世說詩者乃取此而舍傳箋好奇之過也呂記曰申甫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承琪謂首章甫申皆指其先世言之曰維周之翰曰于蕃于宣皆述其先世之功次章乃入

申伯其曰王纘之事言王使繼其先世之事七章曰戎有
夏翰正應此維周之翰八章曰揉此萬邦聞于四國正應
此四國于蕃四方于宣皆所謂纘事也傳於首章但以甫
申爲國名而不著其人可見毛意祇統言其先世兼及甫
者以其同出四嶽而又皆有賢臣耳若首章之申卽指申
伯則甫侯當亦同時不應遽舉穆王時人而與之並論矣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傳謝周之南國也箋云于往于於往
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施其法度時改大其邑使爲
侯伯故云然正義曰申伯國本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
於謝取其便宐許氏名物鈔曰史記謂四嶽佐禹有功虞

夏之際或封於申然則申國固非宣王始封之也謝非申國之舊宣王改封申伯於此申之舊國莫可考今南陽之申因申伯而名謝地也承琪案此說本林之奇然申謝本二地前漢志申國在南陽宛縣續漢志謝城在南陽棘陽縣東北百里鄭語桓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史伯曰惟謝邾之閒是易取也注謝申伯之國今在南陽邾南謝北號邾在焉蓋惟謝西之地甚廣而與申相近故令就申改邑於謝當以形勢便宐之故許氏謂申伯舊封無考因改封而謝地亦得申名非也

惠氏古義曰謝王符引作序

潛夫論志氏姓

云申地在南陽宛北

序山之下故詩云臺臺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是式王逸注楚辭七諫荆文寤而徐亾云徐偃王國名也周宣王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既入于徐案古豫謝字通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云豫讀如成周宣謝之謝今文豫或作序聲之近也故王符引作序豫讀爲舒舒讀爲徐故王逸又作徐承琪案徐亦謝音之轉謝自在南陽王叔師以爲彭城之徐誤矣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傳召伯召公也箋云申伯忠臣不欲離王室故王使召公定其宅令往居謝正義曰封諸侯者當即使其人自定居處不必天子爲築城邑然後遣之

此宣王獨先命召公定申伯往居之宅故解其言定之意
王以申伯忠臣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繕治其居欲以
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承琪案烝民王命仲山甫城彼東
方傳云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
定其居此正與定申伯之宅同義左傳

定四年

聃季授土康

叔授民可見古者建國親侯自有王朝遣官度地定居之
制定申伯之宅亦不過定其所居耳箋疏之言似非經旨
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傳庸城也箋云庸勞也今因是謝邑
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言九章顯也正義曰傳以下
云有俶其城故以庸爲城箋以王命申伯當意在顯其功

勞不宐直言爲其作城而已故易傳也承琪案因謝人以作庸者卽謂用謝人築謝邑如召誥云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也此章是方作下章有倣其城乃旣成耳朱子語類或問嵩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爲諸侯築城荅曰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是勞擾此不可曉承琪謂調民築城古人恐無此法黍苗言召伯營謝固與嵩高相表裏然黍苗序言刺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夫召伯之職豈止于營謝一事邪蓋召穆公以上公爲二伯時或巡省南國因有營謝之事故黍苗後二章竝陳其功以刺當時卿士不能爲王布恩澤而成

事業耳所云車輦徒御自是君行師從卿行旅從之常非謂以周人而築謝邑也烝民仲山甫城齊而曰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傳云言述職也可見仲山甫是爲王卿士職當眺省諸侯此行亦是述其卿士之職而因使之城齊與召伯城謝事正同所云四牡征夫亦卿行旅從之義非用征夫城齊也然則以作爾庸毛訓庸爲城謂因謝地之人營築城邑正見因地制宜不煩調遣勞民之意箋易傳訓勞申伯之勞何必因謝人而始章顯乎

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傳寶瑞也箋云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正義曰

寶者居守之辭非瑞信之語故易傳孫毓云特言賜之以作爾寶明非五等之玉且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圭七寸又不得受上公之制九寸相圭而謂之介箋義爲長汪氏異義曰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以鎮圭言也然命圭亦得通謂介圭說文玠大圭也周書曰稱奉介圭是也傳訓寶爲瑞謂命圭也若鎮圭天子所守宣王安得以錫申伯諸侯玉瑞頒自王朝故曰命圭聘禮記曰圭璋璧琮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命圭何嘗不可以言寶此與韓奕介圭皆傳義爲正承琪案韓奕言以介圭入覲尤不得謂非諸侯之命圭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服袞而朝介圭

作瑞文選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此皆從毛訓寶爲瑞則介圭自當爲命圭東萊謂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天子尺有二寸之介圭是也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臧氏經義雜記曰案近乃近字形近之譌說文丁部近古之道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丁丁亦聲讀與記同又丁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近字聲與記其同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蓋古已已近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歎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

與之相近故轉爲己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已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近矣段氏詩經小學云己與忌同大叔子田傳云忌辭也此傳謂近者己之假借箋申之曰己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王風彼其之子箋曰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鄭風箋曰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蓋其忌記己近五字同詞之助也己作戊己字今本毛詩此及王鄭風作已止字誤又鄭釋毛云己辭也今本仍作近誤經傳近誤作近則自唐然矣惟宋廖氏本作近承琪案臧說是也段氏謂箋當作己辭也乃戊己之己不作已止之己此說非是傳釋近爲己是往近王舅卽往己王舅猶洛誥云

予往已也鄭恐人不明刃字訓已之義故謂經刃字爲語辭也又古人於已午之已已止之已人已之已讀聲皆相近故毛以刃爲已鄭讀已如記未必如後人分已午爲詳里切已止爲羊里切人已爲居擬切也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糗式遘其行箋云糗糧式用遘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朱氏公遷曰上言徹土田是井其田以授民人此言徹土疆則取井田什一之賦以爲餼糧而供一時之用耳承琪案徹土疆與徹土田自是二事鄭以上言土田故云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此言

土疆則申畫郊圻經理疆場之事故云治土界之所至正
爲下峙裒速行緣起地官遺人所掌道路之委積自廬至
市皆由國中以達於四境其備峙供具自在疆域既定之
後申國境內之委積亦當取其本國之所出虞東學詩謂
遺人所言皆王國爲之整備駁箋以峙糧爲申伯舍宿之
須爲非是如此則峙裒速行與上徹土疆句全不相涉無
此文義矣

吉甫作誦其詩孔頌其風肆好傳吉甫尹吉甫也作是工
師之誦也肆長也正義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
故云作是工師之誦欲使申伯之樂人常誦習此詩也肆

者陳設之言是進長之義故以肆爲長承琪案此章言誦
又言詩又言風三者有別誦者可歌之名周禮大司樂注
以聲節之曰誦禮記文王世子注誦謂歌樂也蓋三百篇
皆可爲工師之誦故節南山亦云家父作誦是統言之則
美惡不嫌同辭也詩則其本篇之詞風則其詞中之意烝
民穆如清風卽此風也肆爲長者說文肆極陳也从長隶
聲極陳卽長之義故其字从長肆好者謂其意思深長也
以贈申伯傳贈增也箋云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
釋文云贈送也詩之本皆爾鄭王申毛竝同崔集注本作
贈增也崔云增益申伯之美正義曰鄭唯贈送一字別減

氏玉林曰案箋則鄭申毛本作增崔集注本是也箋云送之令以爲樂者解所以作誦增益之意非訓贈爲送正義亦誤以鄭訓贈爲送與陸同今徐鉉本說文贈玩好相送也此當是後人私改家藏寫本徐鍇說文作贈增也毛許往往相合益可證詩傳之本作增矣承瑛案贈从曾聲說文會下云从曾省曾益也送遺是增益之事故贈當兼增送二義如贖字下云物相增加也一曰送也增其本義送其引申之義也秦風渭陽何以贈之傳贈送也彼但言車馬故取玩好相送之訓此云作誦以贈有增益德美之義當以崔本爲正臧氏謂箋送之不解贈字亦爲得之韓奕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箋云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柔贈厚當作增厚此箋亦以贈兼送增二義

烝民

序云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稽古編曰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經八章其言出祖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其德三章言其職四五六章備言其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稱厥職而宣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蓋與嵩高詩同是贈行而體製既殊意義亦別

申伯之職以藩翰爲重故首章既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內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復卷卷望其邁歸二詩旨趣各有在也高高序云建國親爰烝民序云任賢使能允矣承琪案仲山甫之出使毛傳明言述職則詩中所言將命賦政百辟式四方發皆其所任之事城齊特其一端耳故至後二章始言之序竝不及城齊一語從可知矣後之說詩者謂王命山甫城齊而尹吉甫作詩送之似全詩專爲城齊一事殊於經序不合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傳烝衆物事則法箋云天之生衆民

其性有物象謂五行仁義禮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謂喜怒哀樂好惡也承琪案正義謂因經物則異文故箋分性情爲二五性法五行六情法六氣或疑箋與傳異其實非也孟子引此詩而述孔子之言曰故有物必有則是謂則從物生已爲定解毛傳簡質但訓物爲事則爲法當亦謂有事必有法事卽洪範五事之事貌言視聽思所謂事也恭從明聰睿所謂法也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而五行所包甚廣唐志所云行於四時爲五氣德秉於人爲五常皆是故鄭以有物爲五常之性而必曰五行者以經言物者謂物象五行乃物象也其云情有所法者謂喜怒哀樂好惡之

情出於五常之性性爲物情以法性故爲則也疏謂六情

法六氣者六氣亦不外五行左傳

昭二十五年

子大叔曰天地

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蓋由五行而有六氣洪範八庶徵正義謂兩陽燠寒風五氣與昭元年左傳陰陽風雨晦明六氣相較兩陽燠寒風與彼同晦卽寒明卽燠鄭注尚書本五行傳以兩屬木陽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惟六氣之陰屬天不在五行之內是則六氣亦本五行六情之法六氣亦卽是法五行其理皆相通貫非是物有象情有法各不相涉也箋廣申傳義疏又博證箋文故不云箋與傳異趙注孟子云言天

生衆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考韓詩外傳云民之秉德以則天也趙注蓋本於此是以有物指天有則指人之法天亦如箋物象之說謂性爲天所命性之有仁義禮智信卽象天之木金水火土故以性屬天以六情法五性是以人之情法天之性故知毛韓鄭趙諸說皆與孔子釋詩之旨趣不相悖也

生仲山甫傳仲山甫樊侯也漢書杜欽傳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鄧展晉灼皆以此爲韓詩之誤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爲慶姓與韓詩同水經瓠子水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堯陵東城

而五十餘步有仲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冢面有石
廟羊虎傾低破碎略盡据郭緣生述征記仲山夫人爲堯
妃見漢建甯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洪氏隸釋載漢威
宗永康元年所立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統所出本繼
於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宣平功遂受封於
齊周道衰微失爵亾邦後廟乖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
此以仲山甫封齊雖同韓詩而又以爲周之苗裔則與異
姓之說不合通志氏族略謂周大王子虞仲支孫仲山甫
爲周宣王卿士會采于樊曰樊侯因邑命氏路史中樊國
遂兩見一以爲泰伯仲雍後一以爲慶姓更屬漫無折衷

惟唐權德輿集有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會采於樊考史記魯世家獻公子真公濞立三十年卒弟武公敖立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周宣王欲立戲樊仲甫諫不聽戲立九年括之子伯御攻殺戲而自立周宣王伐魯殺伯御問誰可爲魯後者樊穆仲舉戲弟稱以對是爲孝公觀仲山甫於魯事始終相涉則權氏以爲獻公之子者似爲近之

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修武故南陽秦始皇更名有南陽城陽樊攢茅田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又後漢書樊宏傳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焉章懷注云樊

今襄州安養縣又引水經注樊氏陂謂在鄧州新野縣承
琪案山甫所封在南陽者左傳所謂晉啓南陽高誘注呂
覽云襄王賜晉南陽之地本河之北晉之山南故言南陽
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今懷慶府修武縣若襄鄧之閒則水經
洧水注云宛城故申伯之都秦以此地爲南陽劉善曰在
中國之南而居陽地故以爲名者也水經又云朝水支分
東北爲樊氏陂者或山甫後人所居續漢書曰仲山甫封
於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是也章懷以山甫所
封之樊卽在襄州誤矣

古訓是式傳古故訓道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

惠氏古義曰說文引詩作詒訓云訓故言也張揖雜字云詒者古今之異語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爾雅釋詁釋訓樊孫本作釋故釋訓藝文志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故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皆所謂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孔穎達以爲古訓者故舊之道故爲先王之遺典何其繆歟說文詒訓故言也詩曰詒訓段注云故言舊言也訓者說教也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謂詒詩曰詒訓四字當作詩曰告之詒言抑篇毛傳曰詒言古之善言也毛以古釋詒正同許以故釋詒承琪案說文當是詒訓逗故言也句訓字連詒讀如偃連佺參連商鶴連

鳴于九皋之例詩曰詒訓蓋脫是式二字必三家詩有作詒訓者許以故言釋之毛詩自作古訓傳以故釋古以道釋訓道卽言也抑傳云詒言古之善言也此云古故者是

以古爲詒之假借故詒訓傳作故訓傳而章句有故言訓道之道當如字讀釋文音導正義又以爲故舊之道皆非也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傳喉舌冢宰也箋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納王命者時之所宐復於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順其意如王口喉舌親所言也正義曰上句云式是百辟與百君爲法則王朝上卿故爲冢宰舜命龍作

納言云出納朕命彼特立納言之官以典王命出入卽今之納言也又引周禮大宰職王視治朝則贊聽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以爲冢宰出納王命之證承琪案舜典命龍作納言正義卽引此詩仲山甫王之喉舌爲證與詩疏異要當以詩疏爲正北堂書鈔引尚書注云納言如今尚書管主喉舌此舉漢法以況蓋秦于禁中置尚書有令丞掌通章奏漢因之漢官解詁曰尚書出納詔命齊衆喉舌後漢書李固傳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此卽引用詩文似以烝民所

言卽漢制尚書之職然秦漢尚書秩卑可以例書之納言不可以當詩之喉舌毛以喉舌爲冢宰自以式百辟保王躬皆上卿之事與後世納言之官不同後漢書注引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也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爲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導宣君命喻於人此所言與毛傳冢宰義近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屬有尚書令一六百石承秦所置注引荀綽百官表注云唐虞官也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蓋謂此人此亦誤以詩之出納王命與書之納言合而爲一者也

德輶如毛箋云輶輕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獨

舉之以行者言政事易耳而人不能行者無其志也何氏古義曰天則無形不可控執豪釐之差千里之繆詩意言其微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也鄧元錫云夫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烝民具有之而鮮克舉之承琪案荀子彊國篇云財物貨寶以大爲重政教功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引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毛公於此二句雖無傳觀下文愛莫助之訓愛爲隱是謂其德深遠而隱莫有能助之者可知毛用師說亦必以毛爲微與鄭義不同中庸言毛猶有倫而推之於無聲無臭亦是言其微非言其輕也

我儀圖之傳儀宐也箋云儀匹也我與倫匹圖之而未能爲也我吉甫自我也釋文儀毛如字宐也鄭作儀儀匹也正義曰儀匹釋詁文然則鄭讀爲儀故以爲匹阮氏按勘記曰據此知釋文正義二本字皆作義鄭以義爲儀之假借耳未嘗改爲儀也唐石經乃竟作儀字誤汪氏異義曰傳訓義爲宐當謂德輕而民莫舉我宐謀自舉之而亦不能惟仲山甫克舉此德承琪案傳意似當謂德之精微民鮮能舉我以事物之宐圖度之惟仲山甫所行無弗合者故知其能舉也

袞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傳有袞冕者君之上服也仲山

甫補之善補過也箋云袞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黃氏曰鈔云方博士解王制三公一命袞若有加則賜也云袞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詩言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蓋謂是也此言袞者人臣之極常闕之而不補維仲山甫加賜而得之是當時所缺而今則補之也何氏古義曰後漢書蔡茂在廣陵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宮府之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爲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得祿秩也袞職有闕君其補之旬日而賀徵焉此引詩與毛鄭異然補爲完

衣之義乃蒙上袞衣而言從左傳補過之說於義爲允承
琪案左傳晉靈公不君士季引此詩而釋之曰能補過也
君能補過袞不廢矣此解正毛鄭所本後漢書楊賜傳故
司空賜五登袞職法真傳同郡田羽薦之曰願聖朝就加
袞職蓋漢人多以袞職爲三公之稱然此詩袞職自當指
王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
袞職亦是謂王爲袞職也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傳東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
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正義
曰毛時書籍猶多去聖未遠其當有所依約而言也史記

齊世家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
與此傳不合遷之言未必實也虞東學詩曰城齊之故史
記與毛傳不合集傳通其說謂徙於先而城於後理或有
之顧何以至是始城則竊有說焉考史記齊國本封營邱
至胡公始徙薄姑獻公殺胡公而徙臨菑則夷王時也再
世而厲公暴虐胡公子入齊與齊人攻殺厲公胡公子亦
从齊人乃立厲公子赤是爲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
事在宣王之世築城之命疑在斯時蓋出定齊亂也置君
戮叛之事疑出山甫方略史失紀耳吉甫之意則謂山甫
以盛德輔天子宜令朝夕在側今以齊亂之故奉命東行

故以邦國若否明哲保身爲言而繼以不侮矜寡不畏強禦若逆知其措置之必出於此可以坐定反側但得畢事早歸以左右天子則山甫之心而吉甫所歌以慰之者也不然則詩所云云義何歸著邪承珙案虞東此說本之王氏總聞毛傳祇言因逼隘而遷似不關於定亂且似其時方去薄姑遷臨苗亦無先徙後城之意疏謂毛去古未遠有所依約而言是也史記年表齊文公立于宣王十二年而竹書云宣王七年命樊侯仲山甫城齊則其時齊尚未亂總之古籍參差其事與時殆難以繫指也

仲山甫封齊之說不獨見漢書杜欽傳潛夫論三式篇云

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
頌二篇其詩曰臺臺申伯云云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申伯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
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王符此說當亦本韓詩史記周
本記正義引括地志漢樊縣城在兗州瑕邱縣西南古樊
國仲山甫所封也此亦因韓詩而附會者然經文明言城
彼東方又曰徂齊曰遄歸其非山甫受封自城灼然可知
不知韓詩何以有此

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傳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箋
云望之故欲其用是疾歸爾雅釋詁齊疾也郭注詩曰仲

山甫徂齊承琪案郭意似謂仲山甫往行之疾則不以齊爲齊國始亦出三家詩謂樊仲就封而往然又與遄歸意不合若謂歸卽謝于誠歸之歸但旣曰往疾又曰遄歸復疊不成文義此毛詩所以獨勝三家也

韓奕

序云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朱氏通義曰集傳謂韓侯初立來朝引禮卽位除褻以士服入見聽命天子毛鄭諸家都無此說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知是修常朝之禮又曰奄受北國因以其伯知是命爲侯伯周禮正北曰并州蓋爲并州牧兼領諸夷部也承琪案經解鈎

沈引白虎通義爵篇所稱韓詩內傳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云云以爲是韓奕之傳不知贍彼洛矣
韎韜有奭鄭箋有世子除喪服士服而來之說正本韓詩
白虎通義此篇亦惟引韎韜有奭並無韓奕明文何得附會以爲韓侯受命之解乎

箋云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祈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謂之韓奕也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故大夫韓氏以爲邑名焉自王肅以末章燕師所完爲北燕國且云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見釋文及水經注其說本潛夫論志氏姓云韓侯其國近燕此

或出於三家困學紀聞謂詩有奄受北國當以肅說爲長
後人因謂今韓城縣漢之夏陽古稱少梁非韓侯國韓國
在今順天府固安縣地秦晉所戰之韓原在今解州府芮
城縣郡國志所謂河東河北縣有韓亭者鄭旣誤以韓國
在夏陽又誤以晉武子所封之韓卽古韓國承琪案此皆
非也詩首言奕奕梁山自必標舉其最高大之山足以爲
鎮者禹貢之梁山漢志以爲在夏陽西北爾雅梁山晉望
也春秋成五年梁山崩公羊傳云梁山河上之山也穀梁
傳云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此其高大可知蓋是山綿
亙百里今自郟陽西北抵韓城縣西北之麻線嶺皆是傳

釋維禹甸之云禹治梁山除水災明用禹貢治梁之文尚得謂非夏陽之梁山乎周之韓國自當在梁山左右或其境跨河之東故河東河北縣有韓亭僖二十四年左傳杜注亦云韓國在河東界迨其後俱入於晉故梁山爲晉望而又以封武子於韓原耳此則以箋說按之諸書皆無不合者燕師所完卽以爲平安時衆民所築何不可者若水經聖水逕韓城東注云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鄭元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爲侯伯言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非也道元此注似并以鄭箋

亦謂古韓國在涿郡與王肅同殊爲混繆顧氏日知錄又據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又水經灤水注云逕良鄉縣北界歷梁山南高粱水出焉以爲燕地有梁山之證然梁山韓城之在燕者於經無所見而韓地屢見於春秋傳者自應是武穆所封之國馮翊梁山爲大河所經禹功於此必多爾雅專釋詩書於五嶽外特舉梁山晉望亦必爲詩而設水經鮑邱水下雖云高粱山首受灤水於戾陵堰水北有梁山并引范靖碑登梁山以觀源流之語但此梁山未必爲禹跡所經且竝非九州大山更未必爲詩人所標舉何氏古義曰方城乃今順天府固安縣地然去梁

山遠矣李氏謂恐是方城縣相近梁門界上之山殊屬牽附愚意寒號自是本名其後改寒號爲韓侯者王肅緣此詩有燕師所完一語而誤而酈道元又爲肅所誤也承琪又案潛夫論云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云普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韓亦姓韓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觀王符之言似宣王時別有韓侯非武王子所封之韓國又以其後居海中似卽漢晉時三韓之屬此爲王肅北燕之說所本要與毛傳韓侯先祖爲武王之子者不合故此詩仍當以毛鄭爲正王肅酈元之說不足信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傳奕奕大也甸

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宣王平大亂命諸侯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嚴緝曰功莫大于禹詩人美人君之功多配禹言之文王有聲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而繼之皇王維辟以武王配禹也信南山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而繼之以曾孫田之以成王配禹也此詩亦以宣王配禹語勢略同孔氏述毛以爲美韓侯能述禹之功則非其倫矣承琪案箋云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此疏乃以鄭襄述毛耳商頌殷武云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此不過謂禹平水土彌成五服而諸侯之國乃定昭元年左傳劉

定公謂趙孟亦有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吾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之語然此詩主美宣王能錫命諸侯不重諸侯能貢獻天子故毛傳以禹與宣王並稱卽此足見毛公說詩一依序義不得謂序爲毛所未見也

虔其爾位傳虔固其執也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其正義曰虔固其執皆釋詁文承琪案位何以言執執者不失之謂左傳云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是也箋於抑之克其明刑長發之有虔秉鉞皆從傳訓執訓固此箋云古恭字或作其者解經仍從傳義但以古字可通存此別解如周禮注廉辨或爲廉端棘門或爲材門之類惟其若

作恭則虔亦當訓敬不得仍爲固義鄭不爲虔改訓者是其意不欲易傳可知正義云鄭唯以其爲恭敬爲異又云鄭以恭字義強故易傳非箋意也

淑旂綬章傳淑善也交龍爲旂綬大綬也箋云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綬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正義申毛云綬大綬者王制天子殺下大綬是也天官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綬後世或以旄牛尾爲之綬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綬者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又申鄭云若綬是大綬則共旂一物淑旂可以兼之不應重出其文故易傳以綬爲所引登車者承

琪案旌旂本有貴賤之辨大綬注於竿首故可以爲表章
若登車之綬雖以采絲爲之無所爲表章也且此章每句
各言一物不相錯雜如淑旂綬章旂飾也簠第錯衡車飾
也元袞赤鳥服飾也鈞膺鏤錫馬飾也鞞鞞淺幟則專言
車之軾幟革金厄則專言馬之轡皆無一字旁及若淑旂
爲交龍之旂而綬章又爲登車之綬則詞意錯雜與下各
句文例不畫一故知傳義爲長

鞞革金厄傳厄烏蠲也箋云鞞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
往纏搯之段氏詩經小學云說文榻大車輓也輓轅前也
輓輓下曲者小爾雅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

當作衡扼上也扼下

者謂之烏啄。按此詩作厄者輓之假借傳厄烏囑也。卽小爾雅之烏啄。釋文囑沈音晝是沈重讀不濡其囑之囑。陸氏雖誤引爾雅而云囑爾雅作蠋是陸本尚未譌爲蠋也。鞞以爲鞞。鞞以爲幣。鞞以飾勒。金以飾鞞。本四事。鄭不信毛說。合鞞革金厄爲一事。正義乃以囑譌蠋。其說致爲無理。爾雅蠋蠋蠋字皆從虫。與毛傳厄烏囑奚翅風馬牛不相及。陸孔之牽合誤甚。承琪案銜爲鞞前橫木。上平謂之衡。其下爲兩均。駕服馬之頸者。周禮謂之鬲。左傳謂之鞞。小爾雅謂之烏啄。是則就橫木爲之。不當謂之金厄。惟釋器云載轡謂之轅。郭注車鞞上環轡所貫也。說文轅車銜載轡。

者蓋四馬八轡除驂馬內轡納於軾前之轅在手者惟六
轡驂馬外復有游環與服馬四轡同在軾者皆有環以約
之說文搨把也或作扼卽今之厄字又從扼省是扼爲把
約之義衡下之輓名烏啄者取把約馬頸爲名此金厄連
鞶革爲文自當爲約轡之環士喪禮直經大鬲鞶服作搨
注云搨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戴氏東原曰蓋兩指盪合
如環謂之搨因以爲環名是也以其在輓上而用金爲環
故謂之金厄毛曰烏啄者以環之約轡亦如烏啄之啄物
其實與衡下烏啄名同而物異箋以傳但言其名故復詳
其物耳非傳謂衡輓箋謂轡環也

出宿于屠傳屠地名也因學紀聞曰潏水李氏以爲同州

鄆谷按說文有左馮翊鄆陽亭

段氏說文注集韻類篇引作左馮翊鄆陽亭謂鄆陽

縣之鄆亭也各本說文作鄆陽亭誤

季氏詩解頤曰同州鄆谷似太遠或以

爲屠杜古通卽鄆縣之杜陵則在鎬南非適韓之道當更詳之顧氏方輿紀要作茶谷渡云在今陝西同州府鄆陽縣東承琪案周都鎬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同州在今長安縣東北二三百里鄆陽又在同州東北百餘里鄭箋云祖於國外畢乃出宿則屠必非鄆陽之鄆亭可知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文王武王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此卽漢之杜陵在周鎬京之東南古字屠

杜通韓侯出宿自當在此雖韓國在周之東北然祖餞出宿或因道里所便不必往北方者定出國之北門而餞宿也無庸以鎬在杜南爲疑

顯父餞之傳顯父有顯德者也箋云顯父周之卿士也

本今

作周之公卿據疏當作卿士

正義曰父者丈夫之稱以有顯德故稱顯

父廣言有美德者非止一人也又云諸侯爲王臣所送送者唯卿士耳故知顯父周之卿士也承琪案毛意以古無氏顯者故知不同顯父之顯爲氏而以爲有顯德者如酒誥圻父宏父之類古人自有此稱謂然又知不同程伯休父之爲字者以言字則是一人下文清酒百壺豆有且

皆言其多則餞送者必非僅一人故知顯父是泛言有顯德者箋云周之卿士則專指一人而無解於清酒籩豆之多故以侯氏燕胥爲諸侯在京師未去者皆來相與燕然覲禮侯氏皮弁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賈疏云言諸侯則凡之總稱言侯氏則指一身不凡之也此詩侯氏與彼同亦當指韓侯一身餞送必皆王臣未有命來朝之諸侯相與燕餞諸侯者也毛於侯氏雖無傳正未必同鄭意耳

其藜雜何雜荀及蒲傳藜菜穀也正義曰藜者菜茹之總名釋器云菜謂之藜故云藜菜穀對肉穀故云菜穀謂爲

菹也若平常菹亦兼肉故周易鼎折足覆公餗鄭注以菹爲八珍所用是也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是菹有筍有蒲也說文鬻鼎實維葦及蒲陳留謂健爲鬻从甬速聲鍊鬻或从食東段注云此當云鼎實也詩云其鬻維何維葦及蒲按詩其殺維何魚鼈鮮魚此謂鼎中肉也其菹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毛曰菹菜殺也菜殺對肉殺而言凡禮經之葢苦薇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苽皆是凡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于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苴皆主謂熟物實于鼎者陳留謂健爲鬻者周易馬注鍊健也按鼎中有肉有菜有米以米和羹曰糜糜者

健之類古訓或舉菜爲言或舉米爲言故許不以陳留語爲別一義也承珙案正義引陸疏食筍與蒲之法皆謂爲菹則是豆實矣賓之初筵傳穀豆實也此承上文遷豆有旅而言此傳不用爾雅菜謂之藪而云菜穀者自對上文肉穀言之特性饋食禮注云凡骨有肉曰穀蔡邕注典引云肉曰穀廣雅肴肉也是肉謂之穀故以菜芼肉謂之菜穀耳說文鬻又作餼易鼎九三覆公餼博古圖有宋公餼餼鼎郭璞山海經圖讚赫赫三事鑿于覆藪是鬻餼藪三字同毛以藪爲菜穀是謂鼎實與許義合又鄭司農注鹽人云糝食菜餼蒸後鄭不從引內則糝取牛羊豕之肉與

稻米正義曰易鼎卦鄭注云糝謂之餗筍者餗之菜也是八珍之會案膳夫注八珍取肝膋不取糝鄭注易糝又入八珍中者以其糝若有菜則入八珍不須肝膋若糝無菜則入羞豆此文所引是也據此是肉和菜者謂之餗爲鼎實肉和米者謂之糝爲豆實糝亦謂之餗者卽許所稱陳畱謂鬻爲餗歟要之皆非生菹可知說文筍作葦者釋文筍字或作笋爾雅蒹笋樊光本笋作葦說文著讀若威皆其聲例也

籩豆有且箋云且多貌釋文且子餘反又七救反正義曰以配百壺故知且爲多貌阮氏學經室文集曰且有包含

大多之意故說文訓咀爲含味苴麻子包多子者禮記苞苴此說亦近也承琪案召閔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孟子驅蛇龍而放之菹趙注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者爲菹管子苴多膳纂注云苴謂草之翳蒼是則菹苴皆草多之謂亦從且聲得義也

汾王之甥傳汾大也箋云汾王屬王也屬王流于處處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爲甥正義曰箋以汾作汾水之汾不得訓之爲大且作者當舉其實不空漫言大王王肅雖申毛以汾爲大其意亦爲屬王之甥正以經稱汾王是指他王若是宣王之

甥當如上篇言王之元舅不宐別言王號故知非宣王之甥宣王之前唯厲王耳故箋傳之意皆以爲厲王汪氏異義曰傳箋之釋汾字雖異其以爲厲王則同厲爲惡證故詩人避稱汾王若因流彘而稱汾王則詩人頌美宣王不宐以是爲稱似當以傳大義爲是又箋云姊妹之子爲甥釋親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旁作生也疏以箋語爲釋親文蓋以義而言非爾雅有此成文承琪案齊風猗嗟箋亦云姊妹之子曰甥正義以爲釋親文其引孫毓亦以爲爾雅之明義疑爾雅本有此文後以傳寫脫之但猗

嗟傳云外孫曰甥則此汾王之甥毛意當爲厲王之外孫而箋則以爲厲王姊妹之子其意不同耳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傳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云韓侯先祖有功德者受先王之命封爲韓侯居韓城爲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因見使時節百蠻貢獻之往來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爲人子孫

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獬也。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正義曰。四夷之名。南蠻。北狄。散則可以相通。故北狄亦稱蠻也。周禮要服。一曰蠻服。謂第六服也。此言蠻服。謂蠻夷之在服中。於周禮則夷服。鎮服。非周禮之蠻服也。知追獬。戎狄國者。以獬者。四夷之名。論語蠻貊之邦。魯頌淮夷蠻。獬是獬爲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夏官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也。言追獬爲獫夷所逼。稍稍東遷者。以經傳說。獬多是東夷。故職方掌四夷。九獬。鄭志。荅趙商云。九獬卽九夷也。又秋官獬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是獬者。東夷之種。而分居於北。故

於此時貊爲韓侯所統魯頌云淮夷蠻貊莫不率從是於魯僖之時貊近魯也至於漢氏之初其種皆在東北於并州之北無復貊種故辨之承珙案角弓如蠻如髦傳云蠻南蠻也自以對髦爲西夷故言南蠻此以百蠻爲蠻服之百國則是謂九州之外皆百蠻之地周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昭注以要服當周禮蠻服以荒服當夷鎮蕃三服禹貢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卽周鎮蕃之地世一見之國故要服曰蠻荒服亦曰蠻此詩言北國而曰百蠻者史記匈奴傳居于北蠻王褒四子講德論匈奴者百蠻之最強者是也抑用邊蠻方箋云蠻方蠻畿之外蓋亦謂九州

之外通爲蠻地耳追於經傳無考陸堂詩學謂追同堆若
匈奴傳之白龍堆夷人累土以爲保障者恐未必然貊說
文云北方貉豸種也漢書高帝紀有北貉戰國策蘇秦說
秦惠王曰大王之地北有胡貉代馬之用此可見貉地互
秦之北周都雍州貊正爲其北面之國鄭志荅趙商九貊
在東方此據漢時言之故此箋亦云其後追貊稍稍東遷
耳正義謂貊本東夷而分居於北至魯僖公時貊又近魯
不知魯頌淮夷蠻貊傳本言淮夷如蠻貊之行者非謂此
時貊在東方也

獻其獾皮傳獾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釋

文獬本亦作貍卽白狐也一名執夷草木疏云似虎或曰似熊遼東人謂之白熊爾雅獬白狐其子穀郭注一名執夷虎豹之屬牧誓如虎如獬某氏傳曰獬執夷虎屬也鄭注云其威當如獸之攫搏也獬一名豹虎類也曲禮前有擊獸則載獬狝鄭注獬狝亦擊獸也說文獬豹屬出貉國从豸毘聲詩曰獻其獬皮周書曰如虎如獬獬猛獸段注云方言獬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狝云云此獬也非獬也毛傳尚書傳則皆獬之本義承琪案此說是也其下又云說文豹屬當作狸屬許以狸屬爲獬本義以猛獸爲詩書之獬此則非是說文獬出貉國正用毛傳追貍貢獬皮之義

爾雅疏引字林亦云貍豹屬字林多本說文則許書豹屬必非貍屬之誤竊謂說文當作貍豹屬猛獸也三字卽出貉國卽引詩獻其貉皮以證又引書如虎如貔者以其與虎對文可爲豹屬之證今本貍猛獸三字在引書之後乃脫於上而衍於下耳秋官貍隸掌與獸言可知貍地多獸鄭注謂貍隸征東北夷所獲亦據漢時貍在東北耳

江漢

序云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姜氏廣義曰黃樵云江漢一詩乃召公旋師奏凱之日論功行賞之時所作也按史記於宣王北伐南征事皆失載

鄒忠允引竹書宣王六年召穆公伐淮夷王伐徐戎以爲一時竝出此不然也用兵次第詩明言之先命尹吉甫征玁狁次命方叔征荆蠻故云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次則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江漢楚界舟師自江漢入知已在平荆楚之後也又次則王親將以伐淮北陳氏埴云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揚州有夷則在淮南陳氏鵬飛云以地理考之江漢之濟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按征淮南之夷不言淮浦征淮北不言江漢可知其地隔遠

徐夷之聯結叛國在淮北而不在淮南故征淮南之夷江漢諸國可爲王師之助而不憂淮北諸夷爲淮南之援也常武自在江漢之後竹書以爲一時竝舉非也承瑛案江漢常武二詩其先後正當如今詩次第江漢王不親行常武則王親行詩文亦明白可據鄭江漢箋云宣主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卒疏謂不於京師命之而於江漢之上命者蓋別有巡省或親送至彼後儒因謂常武王自將六師江漢乃命召公徵兵江漢以行故以爲一時竝發不知江漢之詩自是王命召虎平淮南由江漢進兵因以爲興耳三章江漢之辭王命召虎者此古人倒裝語謂王命召虎

由江漢之辭進而式闢四方耳非謂王在江漢之水涯命之也但必由江漢進兵者意其時淮北徐戎未服故不能由豫兗之境渡淮而南必至揚州之廬江左右而後可以東行至淮也以此知常武伐徐當在江漢平淮之後劉汝楨謂二事同時並舉斯不然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傳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孔氏專軒曰江漢之廣大武夫之衆彊所不待言故傳轉以江漢衆彊似武夫武夫廣大似江漢互釋之蓋滔滔洸洸皆形容水之辭因推原詩意是欲以江漢比武夫也承琪案此詩傳不言興嚴緝始以爲興今案傳釋浮浮滔滔實似互

文見意故李解引王氏以江漢浮浮譬廣而流行孔氏此解尤合於比顯興隱之旨又呂記謂江漢合流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此泥於後來以大別在漢陽爲江漢合流之處而不知古之江漢合處在安豐也又林之奇云古者戢兵不出調兵諸侯則常武之整我六師又將何以解之

淮夷來求箋云主爲來求淮夷所處據至其境故言來淮夷來鋪傳鋪病也箋云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據至戢地故又言來正義曰淮夷來求正是來求淮夷古人之語多倒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痛音義同承琪案文十二年左傳曰

裏糧坐甲固敵是求宣十二年傳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此求字之義也傳以鋪爲痛之假借來鋪者謂來討而病之或疑三章匪疚疚訓病此不立言病故以鋪爲陳謂來陳其師旅不知匪疚匪棘承上式辟四方徹我疆土而言蓋旣平淮夷之亂因而闢地治疆恐致病民故曰匪疚與此病淮夷之義不同也

來旬來宣傳旬徧也箋云來勤也旬當作營宣徧也王命召虎女勤勞於經營四方勤勞於徧疆理取國正義曰旬徧釋言文彼旬作徧音義同毛旣以旬爲徧則宣不復爲徧當謂宣布王命也又申鄭云上言經營四方又言于疆

于理至於南海則召虎大功在此二事今王稱其功勞則
來旬來宣當指此二事旬之與營字相類故知當爲營汪
氏異義曰傳義亦統上二事來旬正謂經營四方故訓旬
爲徧言悉經營之也上言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徼我疆土
則于疆于理正經界修分理而宣布王命在其中矣傳義
始不可易且旬與營爲字不類聲亦有異箋改旬爲營蓋
以意改耳又釋文云來毛如字鄭音賁陸意謂毛不以來
爲勤與來求來鋪同然此爲叙功之辭疏從箋申傳得之
承琪案柔傳旬言陰均也均與徧義相成鴻雁傳宣示
也此來宣毛意亦當爲示匪疚匪棘王國來極正所以宣

示王之德意也汪氏申傳固當而謂旬之與營箋以意改考周禮均人鄭注句讀爲替替原隰之替正月詩憂心惓惓釋文惓又作熒古文旬字从勻从日作勹說文忝部趨讀若熒是从勻从炘之字形聲有相通者未可謂鄭以意改也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傳似嗣箋云女無自滅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祖召康公之功承琪案韓詩外傳云傳曰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此所引傳又在韓嬰之前如喪服傳中引傳之例其曰予小子正釋此詩二句是予小子爲王自謙之詞言女無

以予小子不足繼文武之業女當勉嗣女祖康公之功也
如此解經似較箋爲勝

肇敏戎公傳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箋云今謀女之事乃
有敏德承琪案爾雅肇謀也郭注以爲未詳失檢此傳耳
蘇傳李解則訓肇爲開呂記嚴緝又改訓始然上句方言
嗣康公之功不應下文言始言開釋文引韓詩云肇長也
此似承上召公是似而言謂祖孫相繼長有此功但肇之
爲長不見所出後漢書宋漢周舉卒後詔令會葬賜錢皆
引詩肇敏戎功功與公同用錫爾祉章懷注竝用毛傳訓肇爲
謀此自謂朝廷圖謀其有敏大之功故錫以祉福斷非謂

其始有此功及長有此功謀功者猶言計功也謀而錫之故非濫賞傳義不可易也又箋訓戎爲女謂謀女之事乃有敏德則經文當作肇戎功敏其說尤不可通矣

秬鬯一卣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鬱之曰鬯箋云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正義曰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謂鬱爲鬯草何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秬鬯故謂之鬯草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又申鄭云春官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是黑黍之酒卽名鬯也知者以鬯人掌秬鬯鬱人掌和鬱

毛詩後箋

卷二十五

今

鬯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云鬱是草名今之鬱金
煮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秬一秬二米作之芬香
條鬯故名曰鬯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箋說爲長焦氏
補疏曰鬯人凡王弼臨其介鬯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
喪被之故曰介疏引王度記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
蘭士以蕭庶人以艾鬯與薰蘭並言是爲香草名又引禮
緯云鬯草生庭鬯之爲草其來舊矣傳云合而鬱之此鬱
爲鬱積不以爲鬱金草也鄭康成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
也宜以和鬯注鬯人云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合
之此箋皆以鬱爲草名鬯爲酒名蓋以郊特牲云鬱合鬯

又周禮鬱人別於鬯人故也因爲通考之雜記云暢白以
栲杵以梧暢卽鬯白杵搗築之器冠以鬯字則鬯非酒名
說苑云鬯百草之本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
子以鬯爲贄春秋繫露執贄篇天子用暢積美陽芬香以
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獨末之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
水經注引應劭風俗記鬱芬草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
黍傳以築煮合而鬱之爲鬯亦非以鬯卽是草名正以百
草之英爲說也而禿將于京傳云禿灌鬯也黃流在中傳
云流鬯也是又以鬯爲酒矣鄭氏以秬鬯爲無鬱之酒而
鬯人共鬯鬯注又云鬯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疏云此鬯

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是亦以鬯爲兼鬱矣因以經文考之鬯人大麴其鬯以沃尸王齊其矩鬯以給泮浴斷無以酒浴者又臨弔被介鬯酒則何以言被也司尊彝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注引郊特牲汁獻浼于醑酒彼注云謂泝秬鬯以醑酒也獻當讀爲莎齊語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益齊摩挲泝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鬱人亦言和鬱鬯以實彝是鬱鬯必俟和於酒而鬱鬯非酒也蓋鬱爲香草名搆煮合而釀成之謂之鬯所以釀之用黍故又曰秬鬯今人搆諸香草之屑合之稻米搆以爲佩俗稱爲香料卽此鬯之遺制也用於祿則和醑酒而泝

之用於浴則和水以供之用於弔喪則不和而被之鬯人
泛掌諸鬯鬱人專主灌酌職有不同故名有各異以鬯爲
香草者從其本也承琪案傳兩鬯字義微不同鬯香草也
謂此草本名爲鬯築者合而鬱之曰鬯則謂草合黍米鬱
而成爲鬯此鬯字已兼酒言之故文王傳以裸爲灌鬯早
釐傳以流爲流鬯未嘗不謂酒爲鬯也但鄭注禮必謂和
鬱者名鬱鬯未和者名秬鬯則不然稽古編曰周禮鬱人
鬯人則秬鬯鬱鬯似有未和已和之分若盡舉經傳中秬
鬯概以未和鬱解之則非是承琪謂不特此也經傳中有
單言鬯無單言秬者正以鬯是香草所釀與尋常秬黍釀

酒不同言鬯則秬從可知言秬不足以該鬯故也傳云合而鬯之本不以鬯爲草名卽鬯人有和鬯鬯之文似謂調和所鬯之鬯鬯者積也幽也竝非以鬯爲草名鬯爲秬酒說文豈以鬯釀鬯艸芬香攸服以降神也此指黍與草合釀之酒言之鬯艸者似亦謂所鬯之艸鬯下云芳艸也十葉爲貢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鬯今本築上有爲字似以築爲貢業之名鄭司農鬯人注同皆衍字也觀肆師注築香草煮以爲鬯可知築爲搗築鄭許說皆同毛然則芳草也三字讀連篆文或重鬯字蓋築煮乃有鬯名非其草本名鬯也其下又云一曰鬯鬯百艸之華遠方鬯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鬯今鬯林郡也此則後鄭注所謂鬯金香草者

在說文乃別一義似非三代所有惟郊特牲鬱合鬯與蕭合黍稷文同當是以鬱爲草名鬯爲秬黍之酒鄭所用以注禮箋詩者惟依此耳其實草以鬯名取其芬芳條鬯因鬱而釀酒故草亦得鬱名因鬯在酒中故酒亦得鬯號義有相成故名多相借從其本則秬爲黑黍鬯爲香草鬱爲築煮之名自當以毛傳爲正也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箋云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故就之稽古編曰岐下有周原周之名實昉于此故詩言周所以別于豈

鎬也嚴緝以周爲豐不過謂文王作豐當有其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跡所基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況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岐地也就彼錫命于理允允承琪案豐有文王廟本馬鄭尚書洛誥嚴說固非無據但詩上文言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則以召康公事文武有功而受封今用其禮命召虎當於文武之廟命之不應獨令受命於文王之廟也

作召公考傳考成箋云作爲也王命召虎用召祖命故虎對王亦爲召康公受王命之時對成王命之辭謂如其所言也如其所言者天子萬壽以下是也正義曰定本集注

皆作對成王命之辭承琪案據此則正義本箋當作對王命之成辭故其述毛云乃作其先祖召康公對王命成事之辭又述鄭云謂對王命舊事成辭是也但以成爲成辭未免迂曲嚴緝云成者毀之對謂不毀墜康公之功范傳云此章言報君之事召虎何以報上惟荅揚王之休命作召公已成之事業是乃報上之實事業旣成惟祝天子壽考萬年以享其成此忠臣孝子之心也明明天子以下則因以進戒耳二說似於文義較爲明順

常武

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

然承琪案詩中特立篇名者如雨無正酌養般之類皆必
有意義此詩以常武名篇序者以武不可常故以常德立
武事解之可謂善於說經矣范氏補傳云召穆公之意謂
德爲可常武不可黷故先極言其盛美以滿宣王之欲卒
章乃陳警戒之言故其言易入也後之爲詞賦者竊取其
義而學者以曲終奏雅勸百諷一譏之是不知其得古詩
人之遺意也

又案此序竝不言所伐以經文自明白也詩言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明是淮夷徐戎竝有征伐之事淮夷者淮北之
夷徐戎者徐州之戎也費誓徂茲淮夷徐戎竝興是在周

初已朋比構難故此詩先言鋪敦淮濱截彼淮浦然後言
濯征徐國箋云旣服淮浦又以大征徐國是也鄒忠允謂
江漢之淮夷兼指淮南淮北常武所云淮浦淮濱指所經
歷及駐師之地未嘗指淮夷毛西河力主此說謂以江漢
伐淮南之夷常武伐淮北之夷出朱傳凡說不知江漢疏
已言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
水之北此言是也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僖十三年
左傳淮夷病杞此正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境者詩首章統
言南國次章竝言淮徐三章總言徐方徐方猶云冀方謂
徐州境內戎夷皆在其中四章則言伐淮五章則言征徐

末章復總言徐方則徐州之戎夷皆服矣然則宣王此舉先淮夷而後徐戎其次第歷歷可見蓋曰徐土曰徐方者指徐州之境內言之曰淮浦曰淮濱者專指淮夷曰徐國者專指徐戎也箋疏已明無庸更爲異說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傳王命南仲於大祖皇甫爲大師箋云南仲文王時武臣也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乃用其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是也正義曰言王命南仲於大祖謂於大祖之廟命南仲也皇父爲大師謂命此皇父爲大師毛蓋見其文煩故以爲二人箋以王命卿士爲大將止當命一人爲元帥不應並命二人故以爲止命皇

父而已以出車之篇言之知南仲文王時武臣是今所命者皇父之大祖故本言之必易傳者孫毓云宣王之大將復字南仲傳無聞焉且古之命將皆於禰廟未有於后稷大祖之廟者又經言南仲大祖明以南仲爲大祖非命於大祖之文也箋義爲長承琪案文王宣王之時各有一南仲爲大將辨已見出車篇白虎通義爵篇曰王制爵人于朝與衆共之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大祖祭統曰古者人君爵有德必于大祖班氏多取三家詩此引祭統證詩大祖意與毛同知傳義師承甚古也

不畱不處三事就緒傳誅其君弔其民爲之立三有事之

臣箋云緒業也王又使軍將豫告淮浦徐土之民云不久處於是也女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爲其驚怖先以言安之正義曰立三有事之臣與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文同彼傳云三有事者國之三卿卽此亦爲之立三卿也就緒者王肅云就其事業亦當謂民得就業又申鄭云擇三有事是

有事者三而擇立之兩無正三事大夫文連大夫故得以爲公卿至於此者言民就農事不宐以爲三卿故易傳也陸堂詩學曰鄭箋三農之事皆就其緒字義增出或云三事乃天地人之事兵家言也高彪之箴曰天有太乙五將三門地有九變邱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閒總茲三事

謀則咨詢其義亦迂遠不如据十月雨無正直以三事爲
三卿承琪案周禮祇言三農不言三事以三事爲官稱則
詩書皆有明文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牧謂養民之官
則農事就緒已在其中故傳意尤爲該括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宋吳才老明陳季立以業
與作韻引漢書叙傳述武帝紀世宗煜煜思宏祖業疇咨
熙載俊髦竝作又述藝文志虛義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
周孔纂其業爲證顧氏詩本音謂首二句無韻江氏慎修
則謂入聲第四部與第八部無相通之字易林革之賁云
亥午相錯敗亂緒業民不得作乃錯與作韻業字不入韻

班氏蓋誤讀此詩而強效之承琪案班書孔纂其業下又云纂詩刪書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乃以藥鐸與業洽等部之字相閒遞用豈是誤讀詩音又易林驚辱邊怯如猓見鵠偃示怒腹不敢拒格又桑芳將落隕其黃葉亦以藥鐸葉恰遞用豈皆效詩爲之且首章起二句吳才老以士韻祖父諸家謂是散句無韻然僅止二句此章若業與作非韻則起三句皆散文不得以首章爲例也

匪紹匪遊傳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教遊也箋云紹緩也王舒安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教遊也正義曰釋詁云紹繼也以紹遊共爲一句皆是不敢爲之故云不敢

繼以敖遊又申鄭云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毋者一義不得
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訓之爲緩釋文紹徐云鄭人
遙反緩也汪氏異義曰鄭讀紹爲弔故訓爲緩然古人設
文正不若是之拘吉日旣伯旣禱一事也而兩言旣亦將
謂毋者一義乎要之傳箋之義皆可通耳承琪案詩中如
爰始爰謀謂於是始謀曰止日時謂止居於是似此文例
甚多皆非毋者一義毛公善讀經文如式夷式已戾作戾
祝之類皆以詩須四字成文不得不兩用助字準此推之
江漢之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兩句上二字皆言安似非與
匪遊匪舒相對卽謂匪安於遊止匪安於舒徐亦可匪疾

匪棘亦可謂非病之以急切之政至此章不畱不處則箋云不久處於是亦以畱處連言未嘗以各自言不遂爲二義也

徐方釋駭傳釋陳駭動也箋云釋當作驛徐國傳遽之驛見之知王兵必克馳走以相恐動承琪案正義云徐方斥候之使陳說王之威往告以恐動之此用箋義申傳也然經文僅一釋字既爲傳遽

斥候之使即傳遽也

又爲陳說無此文理

且徐國傳遽亦未必故自馳走以相恐動也竊謂傳訓陳者言陳列也王師將至徐方必有陳兵守隘之處見王師而畏懼故有擾動之意王於是因其擾動而震驚之以如

雷如霆之威而徐方遂不勝其震驚矣箋破字爲驛疏述傳爲陳說皆可不必也

鋪敦淮瀆傳瀆涯箋云敦當作屯陳屯其兵於淮水大防之上以臨敵稽古編曰鋪敦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爲陳敦爲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瀆鄭讀敦爲屯破字固不可從述毛者亦費力案釋文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類當是也承珙案說文瀆下引詩敦彼淮瀆與毛韓文皆不同或出齊魯詩但旣云敦彼則必非訓厚可知昭二十三年左傳敦陳整旅敦與整對謂整頓也周書武順解一卒居後曰敦敦亦頓

也越絕書西陵名敦兵城卽頓兵城也毛雖無破字之例或者古字敦有頓義傳意當謂陳頓其兵於淮水之涯未必與鄭異也

截彼淮浦傳截治也箋云治淮之旁國有罪者就王師而斷之長發海外有截箋截整齊也正義曰截者斬斷之義故爲齊也承琪案整齊者治亂之謂故王肅釋長發云截然整齊而治也或以截爲阻截謂於淮浦之旁阻遏其奔軼不知上文已云仍執醜虜矣不必復言阻截也

如飛如翰傳疾如飛擊如翰箋云其行疾自發舉如鳥之飛也翰其中豪俊也正義曰疾如飛如鳥飛也擊如翰者

擊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如鳥之疾飛者翰
飛戾天飛翰爲一此別言如故爲二事也又云箋以傳太
略故申述之鳥飛已是迅疾翰又疾於飛故云翰其中豪
俊者若鷹鷂之類擊擊衆鳥者也故傳以爲擊如翰謂其
擊戰之時也承琪案小宛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訓翰爲
高四月匪鷁匪鷁翰飛戾天箋云翰高此皆承上鳥名言
之故當爲高此但云如翰故傳以爲擊鳥蓋如飛者是言
凡鳥之飛如翰則於凡鳥之中比其尤擊者爾雅說文皆
云翰天雞說文又云一名鷁風鳥部鷁鷁風也爾雅及秦
風傳皆云晨風鷁也則此傳所謂擊如翰者當卽指此正

義以飛翰爲一似不以爲鳥名不知詩中本有此文例斯
千如鳥斯革如翬斯飛上句亦是通言凡鳥下句則專指
五色成章之翬也

瞻印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
夷瘵傳瘵病夷常也罪罟設罪以爲罟瘵愈也箋云屆極
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卒與民皆勞病其爲殘
酷痛病於民如蠹賊之害禾稼然爲之無常亦無止息時
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爲之亦無常無止息時此
目王所下大惡承珙案傳以瘵爲愈愈者謂病愈也是傳

以靡有夷屆承上定字靡有夷瘳承上療字故箋亦以下四句相對爲解虞東學詩云罪罟不收二句卽蝥賊靡屆之實謂此輩張設網羅不加收斂前疇新創繼續而起無復平愈之期故靡屆也因謂鄭箋以四句排講非是誤矣又蝥賊蝥疾猶召閔之蝥賊內訌蝥疾卽所謂內訌故箋以害禾稼釋蝥疾正義云蝥賊者害禾稼之蟲蝥疾是害禾稼之狀何氏古義乃以蝥賊指小人蝥疾指褒姒虞東譏其穿鑿破碎是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空無罪女反收之彼空有罪女覆說之顧氏詩本音曰有收二字不入

韻孔氏詩聲類曰詩有字自當讀消爲正惟此一入幽韻
猶久字詩皆讀已至易傳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
德不可爲首也遂有九音困字詩本讀异至大招曲屋步
欄兮擾畜止騰駕步游獵春囿止遂有囿音又曰他書韻
語亦有用此法者如楚辭遠遊以傳垠然存漢張超誦詩
衣賦以道侶窈父首女受暨隔句相協皆用此例陸堂詩
學謂此章隔句叶韻之法與桑柔同承琪案此章前八句
文義則以上四句下八句各自排對用韻又以一二句與
五六句三四句與七八句兩相爲協觀經文於有之收之
皆言反於奪之說之皆言覆亦可見其四句隔協矣顧氏

江氏泥於有當讀洧遂謂有收不韻非也後漢書王符傳
潛夫論述赦篇皆作女反脫之此蓋緣上文而誤未必詩
本如是耳

爲梟爲鴟箋云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姚氏識
名解曰梟亦有鴟名釋鳥云梟鴟郭璞以爲土梟是也然
瞻印明以二者對舉如爲鬼爲蜮各是一物鄭箋似誤以
爲一鳥且梟乃惡鳥非惡聲之鳥也承珙案梟爲不孝鳥
之專名與鴟絕異漢時尚使東郡送梟作羹以賜百官鄭
豈有不知者鴟則其名甚多互相參錯說文隹部雖也
此今人所謂鵠鷹莊子所云鴟得腐鼠而嚇者隹部云隹

雖屬从隹从艸有毛角所鳴其民有禍又舊下云雖舊舊
留也从隹曰聲鴝舊或从鳥休聲此卽爾雅之怪鴝郭璞
謂之鴝鴝舍人注以爲鴝鴝南陽名鈞鴝者爾雅又有鴝
鴝鴝雀老鴝皆此類也本草拾遺云鈞鴝入城城空入室
室空怪鳥也似鴝有角夜飛晝伏北土有訓狐二物相似
訓狐聲呼其名兩目如貓兒大於鴝鴝又有鴝鴝亦是其
類微小而黃承珙謂衆經音義云鴝鴝關西呼訓侯山東
謂之訓狐是鴝鴝與訓狐爲一訓侯合聲爲鴝侯狐又聲
之轉耳鈞鴝爾雅釋文鴝音格說文作雒盧各反語有輕
重也今蜀人謂此鳥爲轂轆鳥卽鈞鴝之轉聲歟總之此

鴟乃今人所呼夜貓其頭似貓夜飛其聲若呼若笑箋云惡聲者以其鳥惡故聞者以爲惡聲所以喻褒姒之言無善也

鞠人伎忒諧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傳伎害忒變也箋云鞠窮也諧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語伎害轉化其言無常始於不信終於背違人豈謂其是不得中乎反云維我言何用爲惡不信也承其案巧言僭始旣涵傳訓僭爲數是以僭爲諧之借此本作諧字傳意自當爲譏諧背卽桑柔職涼善背之背謂長舌之婦能窮人以伎害轉變之術始則用其

譖愬卒乃工相欺違譖始所以爲伎竟背所以爲忒也極至也此其惡豈曰不至乎而王尚曰是何足爲惡上言王維近愛婦人則伊胡爲厯當指王聽用其言不知爲惡下文所以言其能與外政也箋謂襄姒自以爲賢恐非經旨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傳休息也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箋云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承琪案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休之非禮也此似卽以公事爲蠶織之事者然兩句意複不如傳箋爲當

舍爾介狄維予胥忌傳狄遠忌怨也箋云介甲也王舍女

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反與我相怨正義曰毛讀狄爲
遼故爲遠則介當訓爲大忌者相憎怨之言故以忌爲怨
也王肅云舍爾大道遠慮反與我賢者怨乎又申鄭云以
辭有與奪意爲彼此言維予胥忌是不當怨而怨則舍爾
介狄者是當怨而舍之也且幽王荒淫惑亂將至滅亾兵
在其頸尚不知悟安能復知大道遠慮又大道遠慮非幽
王之所有何云舍汝乎承琪案幽王雖不能知大者遠者
然未始非其所當知故詩人責以舍爾小雅刺幽王諸詩
如雨無正云弗慮弗圖小閔云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
皆告以大道遠慮者此詩末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亦卽

所謂大且遠者也若夷狄止爲外患何得云舍爾乎說文
述遠也集韻引說文有詩曰舍爾介述王氏詩考因之是
毛詩用借字許則從正字其義仍同毛傳也

無不克鞏釋文鞏九勇反吳才老叶音古與下祖後爲韻
顧氏以爲未詳孔氏聲類曰疾虞本東江之陰聲其偏傍
互相出入若竦从東蕞从聚疇从辱葦从其師从后之類
故近儒戴氏聲韻考據洪範曰蒙徐仙民音亾鈞反疑東
侯二部聲氣交通愚謂戰國策構字悉作講中庸奏假卽
駸假漢書鬼容區卽鬼臾區而此經則實以工聲之字轉
而與枸垢同音推之武之卒章者定爾功似亦與上文克

開厥後遙相應矣承珙案車攻調與同韻毛詩橫從其取
韓詩作橫由毛詩扭聲之得漢書作蠟史記衛青傳大當
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易林衣繡夜游與君相逢除患
解或使君不憂潘岳藉田賦茅與農協束耜勸農賦曹與
農協此皆侯幽與東冬相協之證也

召閔

閔天疾威天篤降喪箋云天斥王也疾猶急也正義曰箋
以此詩刺王大壞而承以饑饉流亾明是王使之然於文
勢非言上天故以天爲斥王閔天亦斥王也小閔云閔天
疾威文與此同彼箋以天爲上天疾爲疾惡而此不然者

以此下云天降罪罟承以蝨賊內訌內訌是人自潰亂非上天降之文與下相類故知疾威降喪亦是王自行之非天疾王非天降之也小閔之文連敷于下土布政下土是王之所爲明天以是故疾惡於王觀文而說故與此異蕩之疾威與此不同義亦然也李氏集解謂毛鄭以天斥王爲自生風波後儒多從之謂天卽指上天爲無所歸咎之辭承琪案韓詩外傳云威有三術道德之威存乎衆心暴察之威存乎危弱在妄之威存乎滅亾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引詩曰閔天疾威天篤降喪據此正以威爲人君之所爲則韓詩亦必以此閔天爲斥

王鄭義蓋本於韓也

孟賊內訌傳訌潰也箋云訌爭訟相陷入之言也正義曰
訌潰釋言文箋申傳訌潰之義以訌字從言故知是爭訟
相陷入之言由爭訟相陷故致潰敗故爾雅以訌爲潰承
琪案抑實虹小子傳虹潰也今爾雅釋言亦作虹釋文云
顧本作訌李本作降蓋抑篇虹乃借字此訌則正字潰與
讀同說文訌讀也从言工聲詩曰孟賊內訌讀中止也从
言貴聲司馬法曰師多則民讀讀止也段注云中止者自
中而止猶云內亂承琪謂止不可爲亂止者陷也陷矣所
以止物者中止猶言內陷也孟賊在內爲陷害則讀亦得

有潰敗之義故傳卽訓爲潰箋乃以相陷入申其義也
昏椽靡共傳椽天椽也箋云昏椽皆奄人也昏其官名也
椽椽毀陰者也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有共其職
事者正義曰傳義亦以椽爲去陰但以正月云天天是椽
天謂天殺椽謂椽破天椽文連故并舉其類以曉人稽古
編曰幽王時亂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
石父皆非寺人卽史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
施天試幸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遭讒被刑無可控
辯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他閤宮未必怙寵弄權
可知疏言傳意與箋合愚以爲未必然也承琪案經文誦

賊內訌昏椽靡共二語正相承接昏椽卽內訌之實謂其所以陷於內者乃昏亂椽巷之事皆潰潰然維邪是行謀夷滅我王之國傳於昏字無訓而以椽爲天椽必非同箋意謂昏椽皆奄人國語史伯言幽王惡犀角豐盈而近頑童窮固韋昭云頑童童昏當卽詩所謂昏也史伯又云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韋注謂妖嬖之臣微倖之人案妖疑卽此傳所謂天椽者昏椽乃蠹賊之所爲非與蠹賊爲二也若謂蠹賊是衆爲殘酷之人昏椽別是奄人則潰潰回遶二句專指奄人而通篇絕不見任用奄人以致亂之意似於經旨未合

皋皋訛訛傳皋皋頑不知道也訛訛麻不供事也正義曰
釋訓云皋皋訛訛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
曰無德而空食祿也無德不治而空食祿是頑不知其道
也承珙案後儒多據左傳魯人之皋杜注訓皋緩也遂以
皋皋爲緩貌但傳言頑不知道是皋皋爲頑傲之義哀二
十一年左傳齊人因蒙之會哀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荅
故歌云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是謂魯人頑傲數
年不覺悟故使我高蹈復爲此會與緩義似不相近蓋皋
與高同明堂位注云皋之言高也傳云頑不知道者乃皋皋之狀爾雅
刺素食者不知道卽是尸位素餐此則推詩言皋皋之意

耳至毛釋訛訛用爾雅莫供職也之訓與小閔傳訛訛然
思不稱乎上意略同頴濱詩傳云訛訛多譏謗也此誤以
說文口部之咎當此部之咎考說文咎苛也苛與訶同卽
詆訶之訶卽注喪服四制云口毀曰咎此咎自爲詆毀之
義若此部咎窳也乃詩訛訛之字史記漢書皆有咎窳偷
生之義正與爾雅毛傳合也

草不潰茂傳潰遂也箋云潰茂之潰當作彙彙茂貌正義
曰草之生當遂其生長之性今言草不潰茂故以潰爲遂
又申鄭云潰茂連文以潰爲遂於義不安故易傳言潰當
作彙如易泰卦拔茅以彙之字彙是茂盛之貌也承琪案

此及小閔傳皆訓潰爲遂蓋潰者敗也遂者成也以潰爲
遂猶之以亂爲治又潰遂亦疊韻爲訓也疏述傳謂草不
得申遂盛茂則潰茂正可連文不必破字爲彙韓詩外傳
云如歲之旱莫不潰茂然天勃然興雲沛然下雨則萬物
無不興起者相其文義莫當爲草字之誤近輯三家詩者
或竟引作莫字誤矣

召閔第四章顧氏以爲無韻孔氏聲類云詩幽與之通者
八見召閔茂止其一也天問雄虺九首儻忽焉在何所不
从長人何首亦勦止韻之通歐氏證讀云漢書叙傳侯王
之社祚及孫子公族蕃滋枝葉碩茂魏武帝觀滄海樹木

最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皆此音也顧氏以爲無韻未詳音變承琪案末章舊與里協亦之幽通之例也維昔之富不如時傳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箋云富福也時今時也維今之疾不如茲傳今則病賢也箋云茲此也此者此古昔明王王氏總聞云昔之富多君子不如今之富多小人也昔之病少君子不如今之病少小人也蘇傳李解則云昔時富樂未有如是之貧困今世疲病亦未有如是之甚者案王氏所言以今之疾爲昔之疾顯與經文乖異蘇氏李氏則以昔富今疾况指人民又與下文不融王氏釋詞曰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是也不如茲如

三言卷之三
此也言昔者賢人之富如是今則賢人之疾如此也此皆
因箋訓茲爲此以此爲古昔明王於義未安耳承珙謂如
時如茲猶言如是也維昔之富乃富所當富不見如是之
富小人也維今之疾則疾所不當疾不料如是之疾賢人
也此二句專主賢人下文彼疏斯稗胡不自晉則言小人
之有富而無疾耳

彼疏斯稗傳彼宜會疏今反會精稗箋云疏蠶也謂糶米
也彼賢者祿薄會蠶而此昏極之黨反會精稗正義曰以
疏稗文稱彼此則有相形之勢上文責王病賢者富小人
則此亦相對不得爲一人故易傳以賢者會蠶昏極之黨

會精也汪氏異義曰下言胡不自普單指小人彼疏斯粹與下聯貫不宐分指傳說爲是承琪案傳意以斯爲今正對上文言昔時富賢者此言今時富小人也或以斯爲語詞斯猶乃也斯干乃安斯寢卽乃安乃寢猶下文乃寢乃興也若謂對彼爲此則詩中如彼路斯何又豈得以文稱彼此有相形之勢乎

胡不自普職兄斯引顧氏以爲無韻潛研堂荅問曰離騷昔與艱韻古人讀艱如斤則普亦當讀他因切戚氏毛詩證讀曰引斂讀如意與禮經讀紉爲雉音轉相似亦齊人以殷爲衣之類承琪案楊雄甘泉賦新雉卽新夷服虔曰

雉夷聲相近本草經辛夷作辛紉御覽亦作辛引則引正可讀如夷以與普韻卽如錢氏轉普爲他因切以與引韻亦可但不必如段氏以普引與下章頻字爲韻耳

不云自頻此章頻與中宏躬爲韻顧氏謂頻字不入韻江氏謂中字方音稍轉似陟人切與頻韻而宏躬亦從方音借韻孔氏謂中字當在冬部與東鍾大殊而與侵聲最近與蒸聲稍遠而皆可通故小戎以中韻驂召閱以中韻宏躬是也又謂頻與上章引字爲韻如正月十二章又有嘉肴與上章沼樂炤虐谷風末章維山崔嵬與次章積懷遺爲韻承琪案段氏音均表亦謂頻與上章引字合韻然正

月之肴本與上句酒韻不必與上章協谷風之鬼正與本章萎怨相韻更不必與上章協且以後章之首合前章之尾爲一韻究屬牽強考爾雅烝塵也說文扔因也皆疊韻爲訓說文郇讀若泓論語仍舊貫魯讀仍爲仁莊子恆民釋文一作順民周禮邱甸卽邱乘而稍人注云甸讀與維禹黻之黻同以詩言之如文王躬與天韻天古音鐵鄰切小雅之室家溱溱與魯頌之烝徒增增皆爲衆盛之義鄭風之溱洧亦作溱洧此皆眞諄等部與蒸登部相通之跡然則頻字仍以本章自韻爲正上章隔協之說恐未足據也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箋云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

召公召康公也陸堂詩學曰蘇傳以文王之世周公治內
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既
誤以周召之地爲周召之人又以辟國百里指君奭之分
陝與三分服事之義反矣鄭箋開其端蘇氏承其誤廬陵
東萊俱不及辨不知詩人本旨近舉先王中興之業如王
命召虎式辟四方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云云以見父何其
盛子何其衰極得覺悟昏主之法若謂受命必屬文武宣
王中興獨非受命之君乎承琪案小雅黍苗刺幽王卽陳
宣王之德召伯之功則此詩召公亦當指召穆公下文哀
今之人不尚有舊幽王去宣王中興未遠故因言召穆公

而欲王圖任舊人若文武之去幽王遠矣安得復言有舊
乎

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箋云言有如者

者今本誤作昔時賢臣多非獨召公也今今幽王臣臧氏玉林曰

關雎正義謂詩有六字一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之臣之類也今此詩上句五字下句四字較孔所據本共
少三字而正義反無考然玩箋義是經本不止召公一人
言謂有如召公之賢臣正多審此知本有之臣二字又序
云閱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正承經文有如召公之臣爲
說當從關雎正義所引補正承琪案成伯璵毛詩指說論

詩六言者所引與關雎疏同是古本當作昔者先王受命
有如召公之臣若本篇序下正義引卒章有如召公或傳
寫脫之臣二字章末疏云感國之上不言無賢臣者以不
尚有舊事見於下故空其文以下句互而知之觀此亦可
知孔所見本辟國之上有之臣二字矣